

傷寒論本義卷
01

清 魏荔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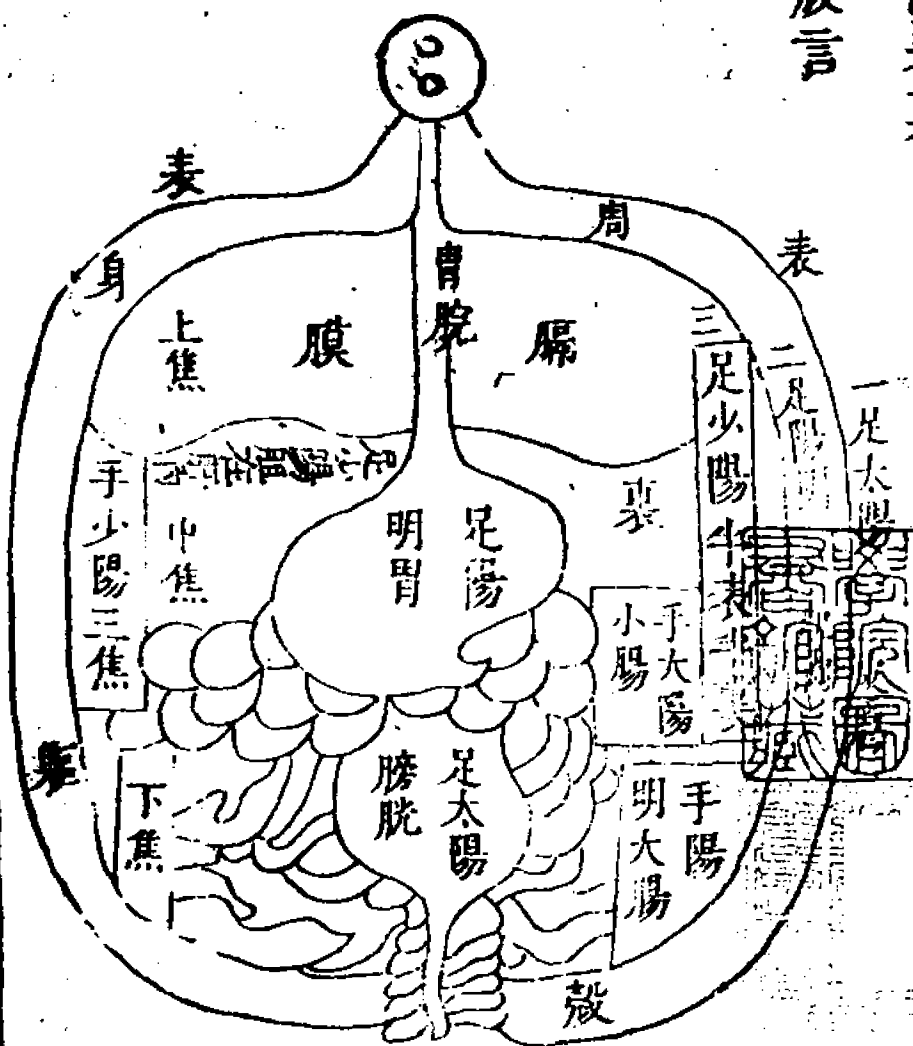
清雍正二年

方中行陰陽表裏圖

有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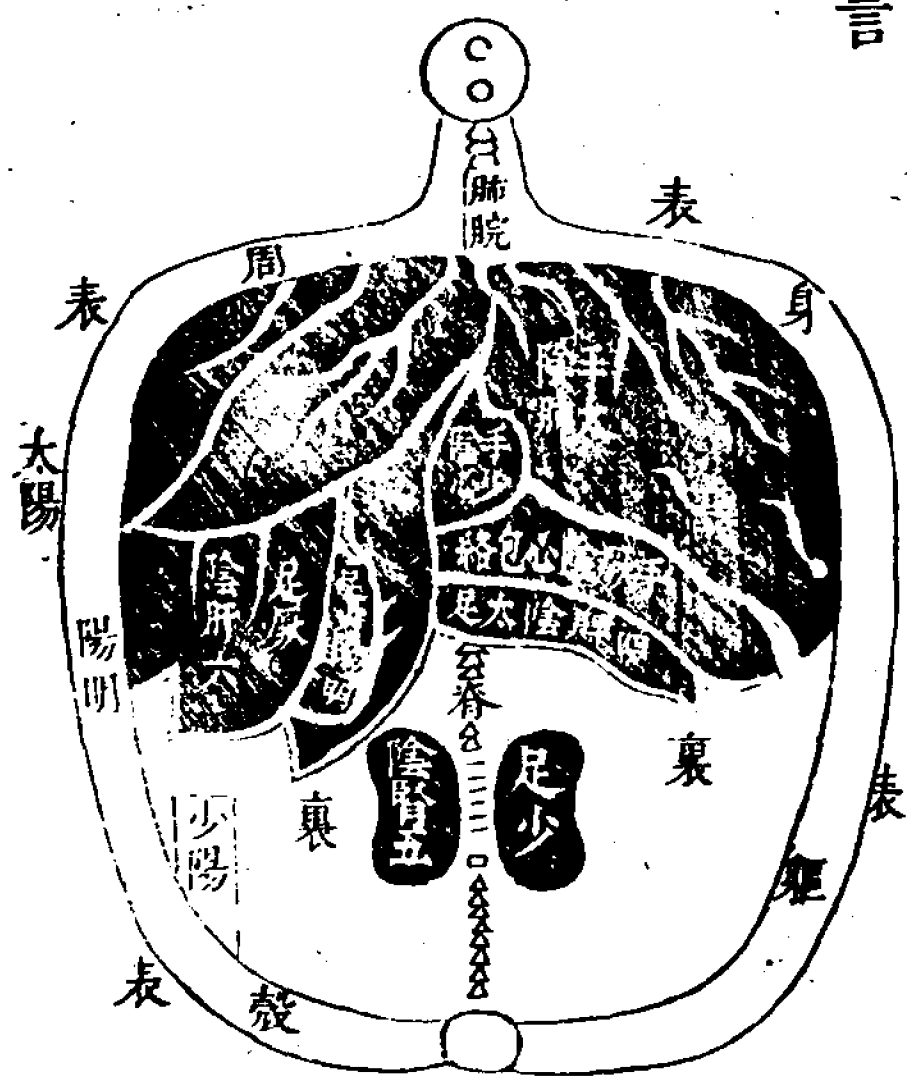
表以軀殼言

府為陽表
亦陽故府
合表而曰
陽病



裏以藏言

藏爲陰裏
亦陰故藏
主裏而曰
陰病



圖說

經絡筋脈類皆十二配三陽三陰而總以六經稱六經之經與經絡之經不同六經者猶儒家六經之經猶言部也部猶今六部之部手足之分上下猶宰職之列左右聖人之道三綱五常自行庶政六經盡之矣天下之大事物之衆六部盡之矣人身之有百骸之多六經盡之矣緣此觀之則百病皆可得其原委而斯道之一貫不在掌握乎但六經之於人身無所不該全在人隨處理會靈樞曰能別陰陽十二經者

知病之所生、又曰能知六經標本者、可以無惑於天下、正謂此也、若以六經之經斷然直作經絡之經者、則不盡道、惑悞不可勝言、後世謬訛、蓋由乎此、

太陽者、風寒之著人、人必皮膚當之、當之則發熱、熱在皮膚、皮膚在軀殼之外、故曰表、有汗無汗、在榮衛、榮衛亦在表、表合太陽、足膀胱經、合者何、膀胱不與諸府通、筋膜聯絡耳、故曰孤府、開竅於前、前者、表陽之道、故合之也、言太陽而不言膀胱經、與皮膚者、不待言而可知也、然太陽尤有手小腸經、安知所言非

此手小腸經不與皮膚合不合則不主病不主病則不足言不足言則不在言內亦可知也

陽明者風寒之邪過皮膚而又進接皮膚者肌肉也不曰肌肉而曰陽明者肌肉居五合之中爲軀殼之正內與陽明足胃合也合謂何胃亦中爲五藏六府之海合內外之正以正合正也故又曰正陽然則陽明雖有二經其手大腸經不與肌肉合不在言內而所言者爲胃經可知也夫惟以正合正故始終任重風寒一至胃實則不復再傳而吉凶死生機焉有以

哉

少陽者邪過肌肉而入進則又到軀殼之內府藏之外所謂半表半裏者少陽足膽經之合也合者何膽不自立粘連於肝而不離與外不屬軀殼而不離軀殼內不屬府藏而不離府藏者爭奇衍巧者紛紛然矣安得心志存乎作德有主而不惑者吾與之共論言外之道而數此

太約府低下陽根於陰而不離乎陰也胃當脾前廩水穀而應上其脘上通咽主內而不出出則病小腸

近有者書改
擊音賢謂勝
風有「口」者
誤矣甚

次胃而受盛大腸次小腸而傳送穀道肛門其下口
也二腸通胃而一道故承胃下出重濁以應地陽以
行陰也勝胱無上口當腎前居闕二腸之門泌別分
清滲而爲溺以出前竅水道莖垂其下口也膽在肝
內而前向有入無出故稱實

大勢藏高上陰根於陽而不離乎陽也肺總府藏而
華蓋其腕上出喉主出而不內候內則必歔不出不
已心次肺而前向脾次心而中居府次脾而左脾心
肝同肺系故從肺上通輕清以應天陰以和陽也脾

當胃後無出無入孤中而鼓胃故胃實則脾約腎當
膀胱後次脾而綴脊呂其中則人受生立命之門婦
人花開蒂結娠妊於此孰必腰痛瓜果成熱蒂脫而
落故也脈訣以右腎爲命門非但有出無入故曰虛
天生萬物人爲最靈府陽藏陰緣得其正褚氏有言
同化五穀故胃爲脾府而脈從脾同氣通泄故大腸
爲肺府而脈從肺同生精血故膀胱爲腎府而脈從
腎同感交合故小腸爲心府而脈從心同以脈爲竅
故膽爲肝府而脈從肝如此則是以五府五藏言也

以六府六藏言之。素靈以心主配三焦。脈訣以命門配三焦。心主配者。主經絡而言也。命門配者。主脈而言也。各就所主而言。雖不同。其爲用火用虛而所以言之意則一。雖皆曰虛。虛者大也。嗚呼。古之君子。必求成德。德成。莫要於精藝。藝精。莫要於識病。識病。莫要於知脈。知脈。莫要於窮理。斯理未明。慶湖難許。欲愈衆疾。罔云而已。德可言哉。

覽圖據說弘綱太領已自心目了然

北海

閔芝慶傳經論

二論於傳經之義大見明切故錄之以爲準則焉

念庭

傷寒傳經邪熱漸入而六經以次受之六經傳盡無出而再傳之理也欲知其傳始末先別入身六經足太陽爲三陽最在外陽明爲二陽在太陽內少陽爲一陽在陽明內此三陽爲表也太陰爲三陰在少陽內少陰爲二陰在太陰內厥陰爲一陰在少陰內此三陰爲裏也皆由內以數至外或一二三之次第如此傷寒由表入裏邪氣以漸深傳故一二日始於太陽二三日傳至陽明三四日少陽四日太陰五六

日少陰、六七日厥陰也。此論其常耳。變則不可拘以日數。其傳至厥陰爲傳經盡。不復再傳。成氏曰：六日厥陰至六日爲傳經盡。七日不愈者，謂之再傳。再自太陽傳至十二日，再至厥陰爲傳經盡。十三日當愈。十三日不愈者，謂之過經。言再過太陽經，亦以次而傳也。謬矣。馬仲化曰：自太陽以至厥陰，猶人由戶升堂入室。厥陰復出傳於太陽，柰有少陰、太陰、少陽、陽明以隔之。豈有遽出而傳太陽之理。此斥再傳之非。誠子載斷案，惜乎釋七日病衰猶有未明，使後人於

傳經不能絕無障蔽耳。辨見六經七日病愈篇。然則邪氣之入果無自裏而出於表者乎。無欲傳之出有欲愈之出也。太陽中篇曰。欲自解者必當先煩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脈浮故知汗出解也。此以脈浮爲邪氣還表。知是向安之兆。不待更用湯藥。邪自外散者散則復何傳焉。須知裏邪不出則已。出則欲愈。非復欲傳也。或曰。太陽篇云。太陽病頭痛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欲再作經者鍼足陽明經使經不傳則愈。此非一日至六日傳三陽三陰經至

七日當愈。不愈。則太陽之邪。再傳陽明者歟。曰。傷寒始於太陽受病。以次而終於厥陰。爲傳經盡。諸經受病。凡七日自愈者。爲行其經盡。太陽病至七日頭痛自愈者。以行太陽經盡故也。邪氣行來。始終只在太陽一經。而盡其七日當愈之數也。太陽篇云。發於陽者。七日愈。以陽數七故也。若七日以上不自愈。欲過太陽一經。再傳一經。當鍼足陽明。迎而奪之。使不傳。陽明經。則愈。細玩行其經盡之句。不曰傳經盡。則仲景之意昭然矣。成氏謬以行其經盡爲傳遍六經。乃

有自太陽再傳之說耳。若果傳遍六經，厥陰之邪再傳太陽，太陽再傳陽明，則宜厥陰未傳太陽之前，預鍼太陽矣。何必待欲傳陽明而後鍼陽明哉？或曰：霍亂篇有曰：十三日愈，所以然者，經盡故也。此非傷寒六日傳遍三陽三陰，後六日再傳經盡，十三日當愈者歟？太陽篇有曰：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譫語者，以有熱也，當以湯下之。此非十二日再傳經盡，十三日不愈，謂之過經者歟？曰：經盡者，如太陽行其經盡之謂也。由太陽受病於一日，至七日爲行太陽經盡之

此則言譌語
爲陽明病矣
何云泛言不
指何經但可
以此推之各
經則不必定
指一經盡也

例推之則諸經皆可屈指而期矣陽明受病於二日
至八日自愈者爲行陽明經盡少陽受病於三日
至九日自愈者爲行少陽經盡卽四五日至三陰經上
次第至十二日自愈者爲行厥陰經盡十三日常大
氣皆去精神爽慧之期也故曰若過十三日以上不
問尺寸陷者大危其曰十三日不解過經譌語者止
以當解之期不解乃過於經而入於裏譌語者此爲
內實而結於裏也當以湯下之此泛言過經不特指
何經者也何嘗有再傳經盡謂之過經之旨哉詳考

所謂過經者。或有言過太陽經成裏證者。或有專言過太陽經者。或有泛言過經者。敢引而證之。陽明篇云。汗出譫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爲風也。過經乃可下之。蓋謂燥屎在胃中而譫語。其風邪在表而汗出。其燥屎在胃。則當下之。過太陽經無表證。而結於裏。乃可下之。此言過太陽經成裏證者也。果如成氏十三日再傳經盡。謂之過經。則燥屎在胃。必待十三日乃可下乎。於此則註曰。須過太陽經。無表證。乃可下之。則與再傳經盡。謂之過經。自相矛盾矣。太陽篇

曰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蓋謂過太陽經無太陽表證然裏證未具未可下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尚有少陽之柴胡證者亦須與小柴胡湯此篇言過太陽經者也霍亂篇曰下利後當便鞭鞭則能食者愈今反不能食到後經中頗能食復過一經能食過之一日當愈不愈者不屬陽明也此承上文而言霍亂下利後亡津液而當便鞭鞭則能食者愈屬陽明胃氣和也今反不能食傳人後一經中頗能食是復過一

不屬陽明則
非陽明氣和
亦不足以釋
明其義矣蓋
云此病不在
陽明耳

經能食矣如屬陽明氣和則其過之一日當愈不愈
者暴熱使之能食非陽明氣和也此泛言過經者也
何嘗有再傳盡謂之過經之旨哉况邪傳六經豈有
三度之理哉成氏釋仲景書闡明奧旨惠及後世多
矣獨於傳經少達乃致穿鑿之甚蘊要祖成氏之註
其過經不解例曰經言傷寒十三日不解謂之過經
仲景焉有此語是以成註爲經矣其六經傳遍論又
曰過經不解則爲壞病矣夫仲景所謂壞病者言爲
犯逆所壞也蘊要之說詭上之詭矣陶尚文曰傷寒

汗不愈而過經其證尚在而不除者亦溫病也此證更不可曉

六經七日病愈篇

六經以漸受病其愈皆以七日爲期陽數七故也傷寒例曰其不兩感於寒更不傳經不加異氣者至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愈也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歇也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也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舌乾已而嚏也十二日厥陰病衰囊從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人

精神爽慧也、此論六經七日病愈、本諸素問熱論篇、
奈彼此註釋者、皆不能無誤、旨未明也、敢重釋之曰、
其者指傷寒也、不兩感於寒者、非日傳二經之證也、
更不傳經者、邪在此經、更不傳彼經也、不加異氣者、
傷寒病熱、不重感寒、感風、感溫、感熱、感濕、而變爲他
病也、夫如是、則可期六經愈日矣、太陽篇曰、發於陽
者、七日愈、以是數計之、乃知六經之病、自一日受者、
七日當衰、二日受者、至八日亦是、七日而當衰、故七
日邪在太陽、幸而更不傳陽明、更無變證、則至七日、

太陽病衰、頭痛少愈、如或二日邪傳陽明、更不傳變、至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歇、又或三日邪傳少陽、更不傳變、至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又如四日邪傳太陰、更不傳變、至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又或五日邪傳少陰、更不傳變、至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舌乾已而嚏、又或六日邪傳厥陰、傳經盡而更不傳變、大氣皆去、病人精神爽慧、此二句總承六經而言。如在太陽更不傳變、當七日病衰、頭痛少愈、漸而大氣皆去、頭痛悉除、精神爽慧也、餘經不傳之

例同。成氏註曰：六經傳遍，則與更不傳經之句背矣。素問註證七日之際，巨陽病衰頭痛少愈，止以初時所感之邪太甚，既於二日傳之陽明矣，而其未盡傳者尚在太陽，則至此而比之一日之際少愈焉。果如傳之陽明云云，則由此而六日傳至厥陰爲傳經盡，將曰七日傳何經其未盡傳者尚在厥陰，至十二日比之六日之際少愈焉。又思果如傳之陽明云云，則由此而傳至厥陰，當六日之時，前之邪氣未盡傳者，俱如太陽之尚在。白頭痛以至囊縮諸證，紛紛甚於

傷寒是初感
即太陽陽明
二經俱感與
太陽已傳陽
明而太陽病
未盡者亦有
異但治之仍
用治新病法

兩感七日之際。豈得不死。反曰病衰乎。况太陽受病。若必傳遍六經。則二日陽明。三日少陽。本經固有頭痛者。至四日傳太陰。太陰經不至頭。當腹滿。噎乾之時。不得有頭痛矣。何必至七日。而頭痛少愈也。或曰太陽傳陽明。其未盡傳者。尚在太陽。豈無是証歟。曰有之。是太陽陽明併病之証也。若釋七日太陽病衰。而曰傳之陽明。如此則非矣。由岐伯無更不傳經。不加異氣二句。而馬氏註素問。失合仲景旨耳。或曰所謂更不傳經者。謂六經傳遍七日。當再傳太陽。而不

傳也。噫此因成氏註釋之謬。後世有是說耳。已辨之
詳矣。或曰。子謂更不傳經。如曰太陽更不傳陽明者。
有據乎。曰。太陽篇云。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
爲不傳也。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謂不傳
也。少陽篇云。傷寒三日。三陽爲盡。三陰當受邪。其八
反能食而不嘔。此爲三陰不受邪也。是皆當傳不傳
者也。要知仲景之論本諸素問。舉其大體而已。卽六
經病衰之期。寧無先之者乎。後之者乎。傷寒原不可
以日數拘也。况傳經六日。至於囊縮危且急矣。得至

十二日病衰囊縱者不可爲常也學者當以圓通得之。

方閔二家論書後

魏荔彤

按方氏之論臟腑表裡爲傷寒傳經言也故不言手
六經但張氏景岳有傷寒手足經傳之辨矣人身之氣
不外陰陽陰陽又各分三。是謂六經。手足同經原是同
氣。病邪在足經內連於藏府。手六經焉得全無干涉乎。
然傷寒篇言足六經以足太陽膀胱足陽明胃足少陽
胆爲表三陽以足太陰脾足少陰腎足厥陽肝爲裡三
陰。置手六經不言者。蓋有說焉。足太陽膀胱其經行身
之背。初感風寒多感於背。爲足太陽之經分。故病邪在

是治亦在是。况足太陽主皮膚，如天之無不包，且不止於行身後也。若手太陽小腸非病邪所及，故不必治也。倘邪或犯本，則除濕清熱滋乾，何嘗不治小腸乎。足陽明胃受足太陽之表邪，變熱入裡，因營衛在表者原出於胃，故邪熱得從營衛通胃之絡入胃，病邪在胃，自當治胃。若手陽明之大腸病邪及之，亦不必治及其病邪內盛成實，用調胃大小承氣，何嘗不並治大腸乎。足少陰膽本爲蒼天生氣，凡一身之氣無論邪正皆由少陽而升，故陽胃之邪欲上升者必傳於膽，病邪在膽若手

少陽三焦主行一身之氣。上焦上行。中焦隨上焦上行。而外布。下焦則下行矣。以共無形。藉軀殼之形爲形。故不能端受傳經病邪。卽病及之。亦不可端治。況是少陽胆之正氣上升散邪乎。少陽三焦經上中二焦之氣。有不隨胆氣上升散邪者乎。且治足少陽經病之小柴胡湯。其中升陽降陰。何嘗不三焦並用。其升降耶。此傷寒病三陽經言。足以該手之義也。至於三陰。太陰爲三陰之表。初受少陽之傳邪。少陽之邪不升散而傳裡。如木之發火。其烟必投濕土。又如暑氣必中脾濕之人。又如

燥氣着水則不傷人皆一理也。不然當病在胃時與脾只隔一膜何不傳脾而傳胆耶。胃以燥土之熱上升則屬陽故必傳陽木。胆以陽木之邪下降則屬陰故傳陰土。此陰陽升降一定之理。又不在臟腑部位高下前後之論矣。病邪在脾則治在脾。若手太陰肺卽有連及之邪亦不必審治。况脾經之邪下利由於大腸肺之氣何嘗不下洩設利止而邪仍由少陽而散肺之氣何嘗不上升耶。再足太陰受邪多卽傳足少陰濕性趨下不能久留故自足太陰經得愈之傷寒病常少而在足太陰

經久存之傷寒病亦常少。少陰在下。以水承土。其邪最易入也。邪入足少陰。卽治在足少陰矣。若手少陰心經。非邪直犯心。無論何病。俱不受邪。皆以手心主代之。不必治也。顯然矣。况二火同氣。腎與心生。則俱生死。則俱死。更可無分。特以腎經受病。斯論治腎。心經受病。斯論治心耳。足少陰受邪。無論寒熱。皆傳足厥陰。腎水中有火。其氣無論邪正。必緣木而上也。直中寒邪。且然。况傳經熱邪。透傳善變者哉。病邪在肝。治必在肝。若手厥陰心包絡。亦惟代心受病。並不受他經之邪。非至危急邪。

無卽犯宮城。可以不治之。故傷寒邪至足厥陰。邪入已深。更至足經。深已極矣。非從其表裡少陽而升散。則邪深陷不出。始耗陰。繼損陽。則大命難全矣。此傷寒病陰陽六經。言足不言手之義也。病邪必歸於是者。則論乎是。端治乎是。同氣者不必治而自治矣。既爲一氣同居軀殼之內。豈手足判然無干哉。然病邪與治法俱在足不在手。是以古聖立法。言足不言手。何得有手足經並傳之說乎。方氏之論。亦以爲手經不必言。但未明不必言之故。余因得而申論之。至於命門之說。獨揭如

日月云。腎居膀胱後。次脾而綴呂。其中則人受生立命之門。足破千古。以腎兩丸。分水火之謬矣。然又云。婦人花開蒂結。娠姪於此。琬必腰痛。瓜果成熟。蒂脫而落。語殊含混。若不申明。恐人以命門卽爲娠姪之所矣。蓋男子出精。女子受胎。皆在胞中。乃任督衝三脈起根之所。卽關元穴之內通者。在命門之前稍下。此爲根於命門而非。卽命門。命門自在腎兩丸之中也。在臍之後。與臍正對。胞中在臍下之前。與關元正對也。又云。脈訣以右腎爲命門。却不辨正。何一口兩舌乎。余有五中論。據內

經七節之傍。中有小心。定命門在中。不在左右。當參觀之。自明命門正位矣。

閔氏傳經之說。亦能獨發微旨。其六經傳盡不再傳之說。實本於內經。病邪遞傳。一藏不兩傷。兩傷則死之理。其切要之語。謂傷寒病傳經。凡言日者。槩不可以日數拘也。尤爲破的。但亦有應申明者。經云一日太陽受之。不過云太陽病。始於此一日耳。在太陽數十日不罷。皆可謂之在太陽。一日分內也。故有始終生死於太陽者矣。此傷寒論仲師設有過經不解篇。乃爲傷寒論不

傳經病言也。一日陽明受之者。亦以太陽傳陽明之始爲二日。在太陽者暫。卽日傳陽明。固陽明之二日也。在太陽者久。七八日始傳陽明。亦爲陽明之二日也。其餘各經遞傳。言二四五六日。槩如是矣。必言七日者。自太陽始受病。計至七日太陽愈。藉日以明其遞傳之次耳。如人自此起行至某處。七日之程。其行之遲速。至之先後。則不可計也。此七日太陽病當愈之義也。閔氏以爲七少陽之數。仍似執論。余謂太陽病愈之日。卽爲七日。更覺明爽耳。是凡陽明受邪之日。皆爲二日也。不過計

太陽始傳於陽明之次耳。然則在陽明爲久爲暫得愈之日皆八日也。亦不必謂七日合少陽之數也。諸經得愈之日亦皆如此。如此似不合經文而深合於經旨也。何也。經文示天下萬世以成憲。故不得不藉日以明其次第。使人知六經受病及愈日之紀也。其實病邪遷變倏忽無常。加甚得愈且無定時。諸病皆然。傷寒尤甚。何可以日計乎。所以仲師又設合病篇。見兩三經同感。則一日已滿三陽之分。又烏從計日乎。卽直中陰經之寒邪。亦嘗初起卽遍三陰。何一日中太陰。二日方及少

陰。三日方及厥陰耶。寒邪常易中少陰。以陰起於下。腎經在下體也。直中少陰。常並及三陰。少陰厥陰並中者。更多。豈以日可計乎。知計日以言經。却不計日以察病。斯可與言遵經治病矣。及病邪已入厥陰。重言復傳太陽。則合內經靈素搜求。再攷仲師之論。並無此說。稍知醫理者。可明其妄。蓋人身內而臟腑。外而經絡。邪無自厥陰得入。太陽之道路也。如邪已透表。則升散矣。焉有自裡透表。復自表入裡者哉。試問古今來。自厥陰復傳太陽者。何人曾經治此傷寒病乎。以余觀之。今人患傷

寒病在三陽經或生或死。卽決矣。直中陰經者。反有之。傳經至陰經者已少。況六經傳遍乎。以今人氣稟虛弱者多。世醫摭術不明者不少。不俟傳遍已死矣。所以見治六經傳遍之傷寒病者。竟寥寥也。況傷寒論雖如是分別六經而病此者。未必盡分疆畫界。如此井井。初得之時。兩經皆病者。三經皆病者。甚多。此未盡而彼已傳者。亦復不少。陽經未盡。亦有入於陰經者。至陰經矣。又常見太少兩陰經俱病也。又常見三陰經俱病也。所以仲師未嘗不設合病篇。以論病。併病篇。以論治也。合病

併病雖獨有三陽乃舉一隅也。寧可推之三陰乎。若不能推則雖有書充棟亦無用矣。如能神明必於新言有會一耳。

張氏景岳論傳足不傳手亦未得明切。附錄之以備參攷。傷寒傳變止言足經不言手經其義本出素問熱病論奈何草窓劉氏不明其理遂謬創傷寒傳足不傳手之說謂足經所屬皆水木土水寒則水木寒則凋土寒則圯是皆不勝其寒也。手經所屬皆金與火金得寒則愈堅火體極熱而寒不能襲所以傷寒只傳足經不傳手經。巧言要譽昧者稱奇妄誕欺人莫此爲甚。夫人之金火兩藏不過以五行之氣各有所屬耳。豈卽真金真火不能毀傷者耶。斯言一出遂起人疑。致有謂足經在下手經在上寒本陰邪故傳足也。有謂足之六經皆東北方四隅之氣手之六經皆西南方之氣寒氣中人必在冬春同氣相求故先

所引諸症雖
合于手諸經
但論傳變皆
六經首條揭
病原文所無
絡雖手足
功能周不能
周之說臟腑
則無不用也
傳經之邪雖
在經亦無全
不閉臟腑之
也祇據此
論亦不能
前舉說之
也

自水經以及水土而金火則無犯也。有謂無奇經則無傷寒。奇經惟附于足也。紛紛議論爭辨不明其說。皆謬。夫人之血氣運行周身流注不息。豈傳遇手經而邪有不入者哉。且寒之中人必先皮毛。皮毛者肺之合。故在外則有寒慄鼻塞等證。在內則有欬喘短氣等證。謂不傳于肺乎。其入手少陰厥陰也。則有舌胎拂鬱神昏錯亂等證。謂不傳于心主包絡乎。其入手陽明也。則有泄瀉秘結等證。謂不傳于大腸乎。其入手太陰也。則有癰閉不化等證。謂不傳于小腸乎。其入手少陽也。則有上下不通五官失職痞滿燥實俱全等證。謂不傳于三焦乎。再觀本節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豈手經不在內乎。所以仲師有肺心肝脾腎五藏絕症。義又可知。然本經之不言手者。何也。蓋傷寒者表邪也。欲求外證。但當察于周身。而周身上下脉絡惟足六經則盡之矣。手經無能徧也。且手經所下足經無不至者。故但言足經。則其左右前後陰陽諸證無不可按而得。而手經亦在其中。不必言矣。此本經所以止言足者。為察周身之表證也。義

本易見而擬辨至今皆惑于劉氏之妄
言耳井蛙蠹道之評孰爲評之過也

三焦三四中穴論

人身軀殼之內藏府部位方氏繪圖立說以示人然有不盡者皆秘要之義不揣愚陋踵而申明焉則三焦三及四穴內通之類是也三焦者無形而以軀殼爲郭郭是軀殼卽其形也本一氣而分三亦以軀殼之上中下分之也經雖云上中二焦出於胃其實胃亦在中焦之中肺與心居上焦之中肝胆脾胃俱居中焦之中腎與大小腸膀胱居下焦之中上中二焦分界處有上連心主包絡之大膜爲護衛中下二焦分界處有滂連兩脇下後連脊骨輔裏腎之脂膜爲周布截然三界原有天之地之義也此其部位卽其形象也至於其氣本爲少陽乃蒼天之生氣也無形而有經有穴是爲六府之一旣無形經穴之在表何所本則以其氣化所行爲經有經必有穴矣凡內溫藏府外溫營衛皮肉筋骨皆此氣化也同胆府俱爲少陽一氣胆自下升上乃雷火之少陽三焦內布外散乃春氣之少陽故春雷起地下屬足三陽之首經春氣行天下屬手少陽之首經也配以手厥陰心主爲表裡者猶之足少陽胆配以足厥陰肝

爲表裡也。雷龍之火相維於厥陰風木。必風動而雷方行。故月令東風解凍之後。雷乃發聲也。陽春之氣相維以厥陰風木者。亦因風動而煖氣始布於天下也。風非元陽之氣鼓動。無以成風。卽雷之動於地下。亦非此蒼天首出於震之陽氣。無以成雷。風雷豈可分爲二乎。卽二厥陰亦非二氣。肝主筋。膜心主實。爲脂膜之首。是煖氣與雷火非二火。三焦與胆亦非二陽。風與木亦非二物。厥陰肝與心主包絡。亦非二氣也。豈不大明哉。然必分配以手足者。煖氣在天下。雷火在地下也。胆伏於肝下者。雷火應升。不宜常升。三焦隔以包絡者。煖氣宜散。不宜過散也。此三焦配表裡之義也。若其標本。猶有切要之義。本爲相火。孰爲其君而相之。自是少陰君火爲君矣。少陰君火亦分手足二經。上爲心而下爲腎。三焦在軀殼內外。上下宣布陽氣。正所以相二君火之行化也。此本爲相火之義也。至於少陽之標何本乎。亦本於少陰腎中命門之火。以此爲根底。在下焦則溫下部。經曰下焦者。別迴腸注膀胱是也。在中焦則溫中部。經曰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是也。在上焦則溫

上部經曰出於胃上口並咽以上貫膈而布胸中走腋
循太陰之分而行還之陽明上至舌下是也但經曰上
焦出於胃上口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後此出乃出入
之出非謂自胃中生出也此旨猶須體認蓋經文所謂
出者皆流行之義故下焦不言出於何處但云別於迴
腸注於膀胱可見言出卽言行也既有氣行自必有經
有穴三焦分三實爲一在軀殼之裡徹通上下所以焦
分三而其經穴祇歸於一耳經於上焦言出於胃上口
者言自中焦上行也於中焦言并於胃出上焦後者言
自下焦并於胃隨上焦之氣上行也於下焦則言別於
迴腸者乃言在下盤桓而後上行也總見三焦互爲流
通一氣而已必分之爲三以定部位合之原一以明氣
化有氣因有經穴無形而有部位此爲三焦之定論也
至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之說正於無形中取
象也如霧者擬之天氣之正象論人身溫熱之氣浮而
上也如漚者氣在水上論人身中段氣在血中之象也
如瀆者氣滯於血中如水之在地而水中莫非氣也此
論雖淺薄而三焦之形象氣化表裡標本爲經穴爲府

似俱詳明矣

三中者俱屬清虛之氣亦俱無形而以軀殼爲寄分寄於三焦之部位者也寄於上焦者宗氣也主於肺外通天氣於呼吸內存膻中爲藏府經絡存積流行之主氣也寄於中焦者中氣也黃庭經所言上有黃庭下有關元前有幽闕後有命門是也上下前後四面四穴之中爲人之中此中存氣爲中氣人多以胃氣爲中氣誤矣上有黃庭卽中庭穴通於胃府胃土色黃故曰黃庭以其部位觀之在人身之中稍上爲中氣非胃氣明矣胃氣雖爲一海究是藏府之一不可謂人之中也人之中在中庭穴之下也下有關元任脉穴名在臍下寸半人之中又在此穴之上也前有幽闕卽任脉之神闕穴人之中在此穴之後也後有命門固督脉穴名而腎中命門亦原在骶骨自下上數第七節人之中又在此穴之前也此上下前後四穴之中爲天地父母生人之氣陰陽結聚於此正人身之太極也且前有任脉後有督脉橫有帶脉蠡有衝脉四脉之中卽爲人之中合之左右共成六合之中此處中氣聚焉老氏以爲谷神道家以

是爲守中。此人生大命之元秘要之旨。古之聖賢皆不欲洩。如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寄於下焦者。胞中也。胞中與膀胱無涉。自成一中。在關元穴之深處。膀胱在前。迴腸在後。小腸又在膀胱之上。此中爲胞中。如臆中。人中俱無形質。以虛爲中也。前通關元。後通命門。男子陽動於此。洩精。女子陰靜於此。受胎。稍下而有外還之竅。方爲男子宗筋。女子牝戶也。腎三焦無形。三焦亦無形。俱以此此三中之氣寄於三焦。三焦無形。三焦亦無形。俱以此氣命名也。氣之行者爲焦。氣之存者爲中。也是故一身之氣通於肺。聚於臆中。而根於腎者。卽根於胞中也。以腎中少陰之火生氣。先足於胞中。隨衝脉上行。至於胸中。此氣元之上下本末也。至於人身之中所聚之氣。陰陽平正。則上下之氣往來升降。無不通順。中氣稍偏。則氣有順逆。故中氣交紐。則常安和。而壽。中氣一散。則上下氣絕而死矣。此三焦中尤以中爲主。臆而以一元氣貫通。如三焦以一小陽行令也。惟三焦中存此三焦。故其氣各相通也。惟衝脉直行乎上下。以通三中之氣。以爲血脉之海。故與五藏六府無不相關也。但三焦自

戊三中却與藏府各別各有部位言三焦尚易明白言
三中寄於三焦必精思深造者方能體會焉其氣爲人
生大命體立用行之所猶不可置之不論也
四穴者上中庭卽黃庭下神闕卽幽闕前關元卽丹田
後命門卽腎藏水中之火也其穴雖外屬任脉者三督
脉者一而其內通之氣則不屬之二脉矣中庭所通者
胃氣也卽胃中後天之元氣也幽闕所通者臍內之氣
也卽先天之氣人中之氣也關元內通者卽胞中之氣
也命門內通者卽腎藏雙丸之中命門之火也經云七
節之傍中有小心是也腎在骶骨上循脊骨第七節正
中係焉謂之傍者腎之兩丸居脊骨兩傍也兩丸之中
虛處存氣爲水中真火以命門名穴卽以命門名火門
者穴而命者火也謂之小心者同手少陰爲一大分至
上下其中以中氣爲太極心之火養於血之陰中腎之
火養於水之陽中也故在心之君火爲陽中之陰在腎
之君火爲陰中之陽也以心腎二藏分論之則上下火
中又分陰陽而兩儀生四象矣故爲通身一太極者中
氣也心與腎又各有太極也且小心之義兩藏表裡亦

可並論焉。心有心主厥。爲表裡。以包絡護衛之。腎以
膀胱太陽爲表裡。亦以包絡護衛之。心之包絡爲大膜。
人知之。腎之包絡何所據。以經曰。輔之裏之而知之也。
大陽何有包絡。以太陽主皮膚知之也。故凡皮膚皆以
膀胱之薄皮包溺者爲之主。而腎之護衛有輔之裏之
者。可以曉然矣。如今羊水之腎。無不有脂膜輔之裏之
則更可知。心腎如一矣。有此輔裏護衛。則兩九可對中
虛者。火存之處也。不有虛處。何以存火。火居於虛。日用
之事。夫人知之也。心火存於包絡內。根於心竅中。故神
於此寓焉。腎火存於輔裏內。根於兩九中。故智於此出
焉。尔心之經文所謂富哉言乎。或謂左腎水右腎火。真
不知水火無偏寄之義也。且謂胞偏係於右腎。豈不更
爲大膠胞中無形之處。以虛而聚氣。謂之一中。果何所
係耶。不過以氣通於命門耳。男子中精。女子受胎。先合
氣血爲一。胚。胚之中陰陽自爲包裏。而其中太陽早已
先受胎胞子生時。隨下胞中。又空虛可以再受胎矣。如
謂有形如膀胱也。則上下有竅乎。無竅乎。何古聖賢無
會論之也。可知爲一氣之聚於下焦。而無皮肉成形者。

也況男女媾精生人之始聖賢帝王無不由此立身成德建業寧有其根偏繫於右之理乎五臟之生稍不得位則其人不能成德立行心生稍偏其人傾邪不端乃謂斯人俱生於偏係右腎者耶視人參天地之義何如不經之論其此爲甚矣但此胞中聚氣何所本乎本於命門之君火也腎中真火居下升上散而行者謂三焦居後行前聚而成者爲胞中之陽氣此陽氣聚於胞中亦非不動亦有上下上而爲任督衝三脉之根下而男子爲出精之本女子爲月事之下也其理其氣固自昭然也於是知腎之君火爲三焦之根卽爲胞中起三脉之根三焦爲火之柔氣故散布上下內外胞中所起之脉爲火之剛氣故直行而上循前後而下亦於火中分剛柔而異其用耳蓋男子出精女子月事皆陽氣也精固氣化卽月事之血亦陽氣所化也陽氣衰則精血俱不足而男子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雖經曰二陽之病發心脾然其根在腎三焦溫之衝脉行焉胃陽方盛如龜底無薪陽明自病經言二陽之病爲男女病根此又論胃陽之根也推之人身前後無非一陽氣耳天地之

生氣父母之生氣皆先天之陽氣也。生身之後，先天之氣存於中氣之中，爲體而分寄於心腎，爲主陽之君火。君火又任相火而行陽氣之令，三焦與胆春氣春雷，又自君火動而發用也。豈無陰哉？陽自能生陰也。陰氣與陽氣配而統於陽，如地配天而統於天，母配父而統於父也。論無人無物之始，陽動原自陰靜中起。論有人有物以後，則陽包陰於中，陰附陽爲用，皆以陽氣盛衰爲生死也。故三中之中無非陽氣所聚，以居中者靜而不動，以居上下者往來升降，此又爲體用之義也。且此陽氣所聚處，皆自有陰氣以配合，無陰則不能聚矣。然旣統於陽，則不必復言陰也。況中氣之聚，猶見二氣爲一，太極之本體，天地父母生身之時，此氣卽存於中，故居中爲體者，仍合陰陽爲一，終身不散也。散則死而其人

之生氣盡矣。凡氣俱有數，故謂之數盡，是命與性也。本一物一理一氣也。惟聖人盡性以立命，惟君子居易以俟命，常人則不能盡性而亦聽壽夭禍福於命。小人則失其性，又不安命而圖僥倖者也。其間賢愚不一，壽夭亦不一，非賢定壽，愚定夭，作善定蒙福，不善定被禍也。

又有性自性命自命之理氣也。此論論言陽氣爲生命大數之本。學者姑就此以明三焦三中四穴內通之義。以爲養身之據可也。至於修德凝道盡性立命。則非余此論所及也。

內景賦

嘗計夫人生根本。今由乎元氣。表裡陰陽。今升降沉浮。出入運行。今周而復始。神機氣立。今生化無休。經絡今行乎肌表。臟府今通於咽喉。喉在前。其形堅健。咽在後。其質和柔。喉通呼吸之氣。氣行五臟。咽爲飲食之道。六府原頭。氣食今何能不亂。主宰者會厭。分流從此。今下咽入膈。藏府今陰陽不侔。五藏者肺爲華蓋。而上連喉管。肺之下。心包所護。而君王可求。此即膈中宗氣所從。膈膜周蔽。清虛上宮。脾居膈下。中州胃同膜聯。胃左運化。乃功肝葉障於脾後。膽府附於葉東。兩腎又居脊下。腰間有脉相通。主閉蟄封藏之本。爲二陰天一之宗。此屬喉之前竅。精神須賴氣充。又如六府陽明胃先熟腐。水穀胃脘通咽。上口稱爲貴門。穀氣從而散宣。輸脾經而達肺。誠藏府之大源。歷幽門之下口。聯小腸而盤旋。再小腸之下際。有闌門者在焉。此泌別之關隘。分清濁於後前。大腸接其右。導渣穢於大便。膀胱無上竅。由參泄而通泉。羨二陰之和暢。皆氣化之自然。再詳夫藏府畧脩三焦。未言號孤獨之府。擅總司之權。體三才而定。

位法六合而象天上焦如霧分鬻氣氤之天氣中焦如
渥分化營血之新鮮下焦如瀆分主宣通乎壅滯此所
以上焦主內而不出下焦主出而如川又總諸藏之所
居隔高低之非類求脉氣之往來果何如而相濟以心
主之爲君朝諸經之維係是故怒動於心肝從而熾慾
念方萌腎經精沸構難釋之苦思枯脾中之生意肺脉
清而氣沉爲悲憂於心內惟脉絡有以相通故氣得從
心而至雖諸藏之歸心實上係之聯肺肺氣何生根從
脾胃賴水穀以敖倉化精微而爲氣氣旺則精盈精盈
則氣盛此是化源根坎離真命雖內景之緣由尚根
苗之當究黃庭經曰幽闕在前命門在後水中有火而
水陽行左火爲水養而火陰行右水火爲陰陽之首生
同居則坎離之交垢腎爲牝藏元氣之根火卽中存元
陽之寶男出精女懷妊別在胞中通水火裕化源關乎
天壽土水之內信有雷
聲方悟春光彌綸宇宙

張氏景岳類經中有圖及賦獨以胞中爲命門非是
余僭易數句餘悉照舊錄出附於論後

五臟六腑十二經絡論

天地以陰陽生五行以陰陽五行生萬物人得陰陽五行理氣之全故肖形天地而爲萬物之靈於是以陰陽爲氣血以五行爲五臟而心肝脾肺腎其爲其成形也本於父母之精血因生則俱生如天地以陰陽生五行一生俱生也然五行之生亦有次第則人五臟之生亦必有次第矣是不可不爲論悉者有天地先有水火是腎心二臟先生也腎形二片中有命門心形一丸中有靈孔腎中虛存陽一陽在二陰中坎也心中虛存陰一陰在二陽中離也有水火方有木金水土合而生水也肝形一片而實火土合而生金也脾形一片而虛土者陰而實者陽也生葉者震陽而有口者兌陰也若夫土則脾臟乃母血之所化得父之精而成形爲後天之根基實爲先天之本物也此五臟之本氣也何以有六腑有脾則生胃脾實而胃虛胃陽而脾陰以相配爲土也有腎則生膀胱腎實而膀胱虛膀胱陽而腎陰以相配爲水也有心則生小腸心實而小腸虛小腸陽而心陰以相配爲火也有肝則生胆肝實而胆虛胆陽而肝陰

相配爲木也。有肺則生大腸。肺實而大腸虛。大腸陽而肺陰。相配爲金也。皆以二成五。成五而復各有二。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以成物也。無物不爲二。所生生後無不有五。陰陽生五行。五行內各有陰陽。一定之理。氣也。至於虛實之論。陽原實而陰原虛。其本氣也。及成物之形。則虛爲陽而實爲陰。故人形質爲陰。而氣脈爲陽。骨骼爲陰。而精髓爲陽。血肉爲陰。而中貫榮衛之氣爲陽。根原於臟腑者。本如是也。何以有十二經絡。五臟六腑。配以三焦。成十二經絡。以配五行也。五行土不生金。水各一。而火有二。主以君火佐以相火。與寒水風木濕土燥金。合成六氣也。五行者。氣化之體。六氣者。氣化之用也。風寒暑濕燥火。在天地有此六氣。在人身有十二經。以十二經配六氣。又於每經中分爲二。在手者六。在足者六。仍是分一爲二。合二成一之理。氣也。此亦人盡知之。何有於論。論其相生之次第而已。寒水之氣在人身。則爲膀胱小腸二腑。皆同氣化。天一之初生也。相火之氣在人身。則爲三焦與膽二腑。皆司火之標。君火之氣在人身。則爲心與腎二臟。皆主火之本。皆地二之所生也。

風木之氣在人身則爲心包絡與肝一腑一臟主者筋
募天三之所生也燥金之氣在人生則爲胃與大腸二
腑主者木穀地四之所生也濕土之氣在人身爲脾爲
脾二臟主氣血天五地十之所生成故分主氣血爲
陰陽之總會也是寒水之生乃天之三陽成乾金之所
生故爲太陽相火之生乃天之一陽寄震木所生故爲
少陽燥金之生乃天之正陽所化故爲陽明君火之生
乃地之一陰成離火之所化故爲少陰濕土之生乃地
之三陰坤土所化故爲太陰風木之生乃地之至陰故
爲厥陰是陰陽又各成三以爲天地之交化生之本焉
再論其流行之序以天干十數爲五運以地支十二數
爲六氣甲己土運乙庚金運丙辛水運丁壬木運戊癸
火運亦人人所知也何必論論其配令之對待以爲流
行而已甲木必合己成土者甲木之剛原生於己土之
柔也乙木之柔化火火土合而生金也丙火必合辛成
水者丙火之剛合柔金而生水也丁火必合壬而成木
者丁火之柔合壬水之剛而生木也戊土必合癸而成
火者戊土之剛合癸水之柔水土合而生木乃轉生火

也。天地氣化之合如此。人身之五行應之。以得運之。臟腑爲旺氣。因而有我勝勝我。順傳逆傳之。臟腑各以克害承制爲氣化矣。十二支之流行。亦同於十干起於己亥。合天地之門戶也。陰先於陽。爲立體以行用。足先於手。見陰陽自下始。足厥陰在己。爲心主經。巽木本位也。少陰在午。爲心經。陰生於午。火旺於南。八卦之離位也。太陰在未。爲肺經。肺經生於坤土中也。少陽在甲。爲三焦經。濕土正位。得少陽之氣。乃能養物也。陽明在酉。爲大腸經。恰是燥金正位也。太陽在戌。爲小腸經。乾兌二金所生也。手厥陰在亥。爲肝經。乾兌本位。寄用於長子也。少陰在子。爲腎經。陽生於子。旺於北。八卦之坎位也。太陰在丑。爲脾土。萬物成終始於艮也。少陽在寅。爲胆經。帝出乎震。龍雷之火也。陽明在卯。爲胃經。陽旺於卯。陽大壯之時。故明且與燥金正對。爲陰陽之道路。故爲腐化。傳送水穀之耑司也。太陽在辰。爲膀胱經。辰爲龍游水滙之域也。以此十二經絡。流行於周身。與此生以俱永。如天地之氣。周流與天地俱永也。其臟腑表裡之理氣。亦有應論者。脾裡胃表。相附無可論。而脾之濕土。

眞胃之燦金必相濟宜知也。肝裡胆表相附無可論。而胆之陽升。肝之陰降。必相通宜知也。肺裡大腸表無可論。而肺爲胃之由入。腸爲胃之由出。順則俱順。逆則俱逆。宜知也。心裡小腸表無可論。而少陰之標火。少陽之標火。上下相交。卽爲心腎二火相交之媒。宜知也。三焦一腑。根於命門。命門卽三焦之本。三焦卽命門之標。同爲裡。而以膀胱爲表。亦必論而後明也。蓋膀胱之水。與三焦之火。又以心腎之眞水。火爲根本。心腎交而後膀胱三焦之水火不相射。更宜洞然者也。所以各表裡之裡氣。亦在必論也。再者十二經絡。本於五行。五行化爲六氣。乃天地之正氣也。然天地之邪氣。忽得而乘之。則爲六邪。君火。火邪也。相火。暑邪也。風。木風邪也。俱陽邪也。寒。水寒邪也。濕。土濕邪也。燥。金燥邪也。俱陰邪也。寒火。燥三邪。實邪也。風。濕。暑三邪。虛邪也。或發爲時令之厲。或乘其衛榮之衰。各有所感受。各有所端。兼則難更僕數。亦統論之以明其陰陽虛實之異同而已。更有表裡標本端論。宜參觀焉。庶幾天地陰陽受生成形之道。可因此管窺。雖指而有得也。

附診治要法

凡診脈左右俱病者治在右以天地之氣自右行左耳
上下俱病者治在下以萬物之氣自下行上耳故心肺
俱病治在膻中肝脾俱病治在胃兩腎俱病者治在右
腎此重也在右也心肝俱病治在肝肝腎俱病治在腎心
腎俱病亦治在腎肺脾俱病治在脾脾腎俱病治在腎
肺腎俱病亦治在腎此重在下也又肺與左腎病亦治
在左腎心與右腎病亦治在右腎亦重下也肺與肝病
亦治肺腎與脾病亦治脾亦重右也或曰心脾俱病治
火補土何反言之然治火補土乃治足少陰亦上病治
下也若治手少陰不能補脾且將尅肺故心脾俱病治
土除濕心邪自旺脾土亦燥二臟俱理所以治下可以
理上治右可以理左均爲本
治其標治不與此並論焉

傷寒論總論

傷寒病外感之邪也。天地之六氣。其正者足以資物之生。其邪者足以致物於死。天地無容心焉。故育之以仁。正之以義。聖人之教也。始之以元。終之以貞。天地之化也。然非義將無以全其仁。非貞將無以起其元。天地聖人。寧可窮乎。故知六淫之邪。無非六氣之正。濟其偏駁。消其沴異。神聖且藉以成能焉。下此方究遷避之術。彌攝之道。而醫藥有功矣。但六氣皆能感人。仲師獨以傷寒立論。何哉。蓋暑濕燥熱四邪。雖

能感人致病其邪每中於一經而始終於是亦有輕重異同之致。迄無流傳遷變之虞。故求病尚易於測識。而用法可審於取摶。所以不得與風寒二邪共成定論。若夫風寒二邪。久暫則寒熱之情迥別。出入則表裏之分莫測。諦陰陽而虛實真假倏忽無常。審攻解而標本先後緩急難定。以爲病在表也。而裏已屬以爲病在裏也。而表未盡。以爲證在經也。而臟腑係之以爲證在臟腑也。而經通之。且以爲證在陽也。而三陽有耑兼之故。以爲證在陰也。而三陰亦有連屬

之理其間爲初得爲日久邪有暴緩正斯有盛衰其邪爲直中爲傳經氣有寒熱病又成獨亢況方其初入此經於所施之經未必惠然全來及其將去此經於所受之經何能斬然不犯成於疾病之氣者已覺頭緒紛繁壞於醫治之悞者更爲怪變叢脞此仲師傷寒論躋天下萬世仁壽之域功不在禹稷下始以風寒二氣明外感之因繼以陰陽六經盡遞傳之異又必辨其兼挾之邪以察識其正變又必救其攻瀉之悞以顯示其順逆令人按證脈之淺深認經之陰

陽究陰陽經之亢制。諦腑臟之安危。於是法可以施於有邪之經。而得與邪遇。藥不致傷乎無邪之氣。而與正相傷也。但其論言簡而意該。辭達而理奧。傳人甚少。近者方喻諸家。稍稍出而講習其業。余亦不揣謬爲註明。復按經切條。比屬其義而論之。庶知仲師之書。於條分縷晰之中。有聯絡貫通之旨。如句節字比。妙義固各具。倘參觀互考。至理亦相通。而後施治得其次序。用法可以綜核。更且引伸觸類。將神明化裁於無方也。試於太陽經首論之。

太陽經上篇總論

太陽經有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發熱汗出惡風脈緩之一證名為中風宜桂枝湯主之服後反煩不解者有先刺風池風府之一法其間以脈浮緊證發熱汗不出不可與為犯桂枝湯甘辛之禁以七日以後行其經盡自愈為不必生事誤治之禁而以太陽病愈時脈浮汗自出而解及風家表解後不了了十二日愈以申明之以天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亡津液聽其自復為勿輕混治之禁而以凡病之為吐為發汗為下為亡血為亡津液陰陽自和必自愈以申明之以太陽病先下之後發汗表裏俱虛因致胃冒家汗出自愈為表證誤下之禁而以裏不和方可下以申明之此其就太陽中風病用桂枝湯之一法以解肌驅風為治者也此後則有失於解肌治表遂有風邪傳裏于犯太陽之府引動膀胱寒水之邪上逆一證名曰水逆即太陽犯本之邪也五苓散主之治其府而經邪兼治之表裏兼治之法也再不解而風邪變熱結於膀胱

脫寒水成爲熱血則有血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之一證法當先治在經風邪後治在府熱邪見少腹急結之證有桃核承氣湯一法再不解而血熱更深入下焦血海則有其人真發狂少腹實鞭滿一證小便自利知非水邪而爲血邪血不能自下下之乃愈是名爲隨經瘀熱在裏之證因又有抵當湯之一法其間以小便便利不利辨水邪血邪此又皆犯本之邪次第因經及於府因府及於下焦初變寒爲熱繼變水爲血因證以施治者也表未解之證傳犯本府者爲犯本之邪傳犯他經者爲傳經之邪犯本之邪在本經爲表裏傳經之邪合他經爲表裏不可不明外解內調之法也於是爲陽脈微汗出而解陰脈微下之而解用調胃承氣湯之一法爲陽明經欲傳之證言之也其發汗汗大出胃乾煩燥脈浮內熱消渴之證則仍本經表裏之治也於是仍用五苓散之前法導水清熱滋乾且兼祛風治表之用也若夫犯本之邪亦有正陽盛衰之別於是有飲水多心下悸一證更有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更發汗吐下不止之

證皆汗過出陽已微之徵也甚者有下利嘔逆汗出
有時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短氣不惡寒之一證表
雖解而裏陽微水邪盛而正氣衰十棗湯主之皆爲
水邪逆犯之治也陽旣微矣其變多端有水而便不
利則爲水逆無水而汗大出則爲亡陽於是仍有仍發
熱心下悸頭眩身攣動振振欲擗地一證更有汗多
漏風小便難四支急難屈伸一證一主真武湯一主
桂枝加附子湯無非爲汗多風不解氣散陽將亡救
援之法也究厥所由則誤汗之治貽之害也誤汗之
外又有誤下病發於陽誤下則成結胸病發於陰誤
下則成痞試其下後氣衝不衝以決其風邪寒邪桂
枝湯之法仍可施也及數下而爲挾熱利之一證猶
以升陽驅風出表爲義桂枝人參湯之法是也日久
風邪變熱下利不止而表未解葛根連芩湯主之治
挾熱利之甚者也此皆誤下而熱盛者也至於誤下
而陽微有脈促胸滿之一證更有微惡寒一證桂枝
湯如法一去芍藥一加附子無非爲下後升陽計耳
其人猶有表未解者下之有喘作一證桂枝湯加厚

朴杏仁爲氣壅上逆主治也。誤下而病變至於如此，卽不遽至成結胸之證，而脈證之龐雜非一矣。脈必咽痛，脈弦必兩脇拘急，脈細數頭痛未止，脈沉緊必欲嘔，脈沉滑必作挾熱利，脈浮滑必下血，此皆外證未解而下之爲逆也。此猶當解其外，桂枝湯依舊用之，升陽驅風不必疑其遲而不效也。倘竟成結胸，則證受誤下之害，益大矣。診之有動數變遲之脈，諦之有膈中拒痛，短氣煩燥，心中懊憹，心中因鞭，成爲結胸之證矣。主之以大陷胸，若不成結胸，身必發黃，不則必爲挾熱利。總由不解肌而誤攻其裏之過也。如或旣成結胸證矣，有下之則和者，項強如柔痙狀者是也。有下之則死者，脈浮大者是也。又從表裏辨之者也。甚乃至於結胸證具煩燥而死，何非誤下之罪哉？乃有旣誤汗復誤下而表證仍在，仍當與以桂枝湯之法者，又豈可以曠日遲久而變其初治乎？則脈浮知病在外，解外而愈，以桂枝湯主之，之證是擗救於再誤之後，一法也。誤下之外復有誤吐不解肌治表而吐之，令人胃氣虛寒，輕則有腹中飢口不能

食之一證重則有朝食暮吐之一證雖爲小逆而不
救將他變後生矣更有吐後虛煩不惡寒又惡熱不
欲近衣一證又因虛而熱因熱而煩總由誤吐之爲
患也誤吐之外又有誤火熏之一證名爲火邪其人
必燥至於開血熱實則爲迫虛逐實血散脈中之一
證處處傷寒必發奔豚氣從小腹衝心之一證無非
火邪之流毒也舍桂枝湯解肌治表之正法不用而
誤汗誤下誤吐誤火熏誤灸誤溫鍼種種謬妄致變
成患何屑見疊出乎其示禁戒也切哉一誤尚延日
再誤促命期三誤必不可救矣末列三條一爲火劫
發汗之誤至於噦而捻衣摸狀其危已極獨視小便
之利以爲津存之生機一爲火熨其背人汗逼出之
誤又視胃中津液能復與否以爲存亡一爲誤汗復
汗下復誤燒鍼陽竭陰獨不治之證猶視手足溫
和爲陽存一綫之微危險如此何非不解肌治表之流
弊也哉可見太陽經中風病舍桂枝湯無二法也

傷寒論本義卷之一

大陽經上篇

①

大陽之爲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

②

膀胱經其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顙從頭入絡腦還

出別下項連風府循肩膊內俠脊抵腰中難經曰浮

脈在肉上行也

③

此條乃申明傷寒太陽經表受外邪之爲病總揭之

以示人也。人之軀體而陽而背陰，猶天地陽南而陰北也。惟坎水之位在北，故太陽寒水之經亦行人身之背。風寒所感，中於身前者少，中於身之後者多。此太陽所以爲受病之始也。北乃陰位也，而水爲太陽膀胱屬太陽也，而曰寒水，別有論。學者詳焉。就太陽所感而言，則在榮衛就榮衛所受而言，則通臟腑也。至脈浮病在表，方註明之矣。然同一浮而浮緩浮緊迥別，則內之榮衛受者分，而外之風寒感者異矣。兼之頭項強痛而惡寒，是邪傷太陽經，而其脈行之處先病邪傷於皮膚，故其身外先怯於寒。天地之以氣感人，本無心，而人之受邪必有驗。此病之所由作，而醫藥之事所以興也。故經文於受病之始，首揭焉。於下條卽叙明風傷衛之脈證，並治法以辨之，所以示人知嚴愛身之道也。

①

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爲中風

中風卽是傷風

按此條乃申明傷寒太陽經傷於風邪，屢舉其脈證以辨之，使人知諦證而用治也。太陽之爲病，未受外邪

脈必浮。經行之處。既病。必頭項強痛。皮膚受邪。必畏惡外寒。前條明之。然表受之邪。有風有寒。為陽邪。為陰邪。不容不辨。如兼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而言之。則為太陽之中風。為衛受病也。與傷寒榮。又分表裡。知其為表中之表矣。其證發熱。與下文傷寒同。似難辨。而汗出自別也。惡風惡寒。亦與下文傷寒同。似難辨。而脈緩自別也。觀此。則風傷衛。寒傷榮。昭然大明。而中風之治法得矣。所以發熱汗出。脈緩之故。經文自詳。

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翕翕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主之。

桂枝湯方

桂枝

三兩
去皮

芍藥

三兩

甘草

二兩
炙

生薑

三兩

大棗

十二枚

切

枚

右五味、咬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歔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漰漰、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瀉、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役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粘滑、肉麪、五辛、酒酪、臭惡等物。

⑤桂枝其性味雖辛甘而屬乎陽其能事則在從陽而
敏於走衛也。芍藥味酸寒而下氣快收陰而斂液。夫
衛氣實而腠理開疎矣。非桂枝其孰能固之。榮血虛
而汗液自出矣。非芍藥其誰能收之。以芍藥臣事桂
枝而治中風則榮衛無有不和諧者。佐之以甘草而
和其中則發熱無有不退除者。使之以大棗而益脾
使之以生薑而止嘔。皆用命之士也。微火者。取和緩
不猛而無弗溢之患也。滓澱重也。古人藥大劑釜鍬
中煮綿絞漉湯澄濾取清。故曰去滓。歌大飲也。熱稀
粥者。桂枝湯却敵之奇兵。應赤熾於必勝之陣也。助
藥力微旨也。醫家之心法也。榮藥和潤而欲汗之貌。
微似二字最爲要緊。有影無形之謂也。不可禁止之
詞也。如水流漓言過當也。病必不除。決言不遵節制
則不効驗也。小促役催速值事也。禁者。若物皆病之
反也。

⑥雖寒與風並舉。義重惡風。惡風未有不惡寒者。所以
中篇傷寒證中亦互云惡風。又見惡寒未有不惡風
者。後人相傳謂傷風惡風傷寒惡寒。苟簡辨證誤人。

多矣。

程陰陽以浮沉言非以尺寸言觀傷寒條只曰脈陰陽俱緊併不着浮字可見

四

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

按此二條乃申解太陽中風之爲病細爲釋辨其脈證以示人知立法而嚴悞認寒邪之禁也脈之浮爲傷寒在太陽初感爲風爲寒尚在疑惑故上條揭示中風之脈證甚細苟諦觀之則陽強陰弱與脈之陽浮陰繁而不弱者其異如是也陽浮之熱爲自發而快捷陰弱之汗爲自出而直易熱爲翕翕之溫熱與或已發或未發遲遲之熱其異如是也翕翕漸漸之惡風寒與惡風無汗其異又如如是也鼻鳴乾嘔與嘔逆而喘同爲陽鬱而大分緩急其異又如如是也辨之既詳主之自決桂枝一方不容再疑其藥味及服法詳方喻二說矣知此則不致悞認爲寒邪切不可輕爲大發其汗致陽邪與陽藥相併汗出而太陽之中風並不解且變爲他證也可不慎歟

再或太陽中風病而發熱汗出惡風與前悉同兼患
頭痛卽頭項強痛而論言於頭者也風邪少盛諸陽
聚處必多亢烈之患正爲桂枝湯對證之證主之無
疑矣必指出頭痛者所以見其身身疼體痛骨節疼痛
異也此其所以不同於寒邪之治也

⑤

太陽病外證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

⑥

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爲榮弱衛強故使汗出欲救邪

風者宜桂枝湯主之

按此二條乃申解太陽中風病外證未解汗出而病不
愈之故明其脈證以立治法也太陽中風固以桂枝
湯爲正治矣然有久在太陽並未傳裡終爲表證是
不可以日久而誤認爲裡證也診之脈必仍浮浮者
表證未解兼弱弱者陰虛熱發陰何以虛陽盛也陽
何以盛風入於衛助衛而盛也此陽浮陰弱之所以
見諸脈也是必當以汗解驅邪出衛則陽不盛不浮

陽邪既平，則陰並不弱矣。桂枝所以爲太陽中風之主治也。請再爲申解。汗出而病不解之理，惟其陰弱，故榮血不能內守，惟其衛強，故衛氣不從內護。此皆汗之所以出也。然所謂強者，邪風在衛之強也。所謂弱者，正陰不足之弱也。天地之風，有何邪正？人物感受不同，而風以之爲邪正矣。所謂裁者，培之。傾者，覆之也。不然，天地長養發生萬物，無非此風。何爲邪風而仲師名之乎？名之曰邪風，所以爲人加謹示戒者哉。

切

⑦ 病人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此衛氣不和也。先其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⑧ 病常自汗出者，此爲榮氣和，榮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榮氣和諧，故爾。以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復發其汗。

榮衛和則愈宜桂枝湯。

此二條乃申解太陽中風病汗出而表不愈就其時發熱常自汗出二證明其榮衛和不和之故審證正所以決其立法之義也。太陽中風之爲病證莫要於發熱汗出然發熱有時熱時不熱者汗則常常自出此非明究其理難於決於用桂枝湯也。請先言時發熱發熱何以有時則風邪在衛原有至變之情而衛氣亦隨風邪爲變不按其循行之序但隨邪緩急無常緩則熱微急則熱甚此仲師責之衛氣無疑也。法宜先其發熱之時以桂枝湯發汗則熱可止而病愈矣。

再請言其常汗出汗者榮血之所化今常使外洩榮不和甚矣。經文乃言榮氣和者何也。又爲自明其故榮氣和者外不諧也以衛氣不共榮氣和諧故也。見榮無病本和也。衛氣不和內雜風和故不能與榮氣和諧也。榮衛本相依病則俱病此過彼不及不及猶過也。再言榮行脈中衛行脈外者申明屬毛離裡之

意而其理愈明言復發其汗者明乎常自汗出不外於衛不與榮血諧和故復發汗使衛諧其榮之和此一症可愈矣前以桂枝解肌者和其衛而時發熱止今以桂枝發汗者和其榮而常自汗止而表中之表裡治俱得矣故總結之曰榮衛和則愈觀兩條雖榮衛之治不同而宜桂枝湯之法則一也至於發汗之異於麻黃一則助衛升陽虛回正宣之汗一則透表祛邪之汗程注之說甚明也

徐說藏無他病見太陽中風未入裡以桂枝為主而凡裡有宿病禁忌在汗者不可汗明矣凡表有留病禁忌在下者不可下也明矣程說主衛氣不和見病卽非太陽中風而凡屬衛氣不和皆可用桂枝此猶推廣而言之若單言本證則不必頭定疼項定強病定鼻鳴乾嘔而但時爲發熱汗出者皆宜用桂枝故於此條當言之而非複也至程說補出纏綿日久不休猶爲精切。此時發熱自汗出因熱汗出也常自汗出者熱亦可以不發矣前條乃無別證而單留一發熱時汗出後條並發熱亦無矣汗既屬榮則治其

榮。無論病始於中風否也。卽非中風而可以桂枝湯主之。其爲中風證後餘病主桂枝湯。又不須再言。

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却與

桂枝湯則愈。

⑤風池二穴在耳後陷骨中。按之引於耳中。手足少陽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風府在項上入髮際同身寸之一寸。大筋內宛宛中。督脈陽維二經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

按此條乃申解太陽中風病。風邪太盛於藥力外兼施刺法以驅邪。示人法外有法也。太陽中風之證治或服藥不如法出汗不如經故煩而不解者有之。亦有風邪太盛遽難得解反增煩者有之。惡人認此煩爲已傳裡之躁煩。故標出爲示。言不解則太陽之證俱在。但添一煩知其非傳裡之煩而仍爲表未解之煩也。必先刺風池風府者。正是因肌未得解。然爲風鬱故刺二穴以洩之。却仍與桂枝湯而服藥仍必如法。

出汗仍必如經表解而病卽愈蓋風邪之盛已經刺法洩其半則治之易爲力故桂枝之未效者至此必效矣慎不可混責之裡而誤施吐下以誤人也

以上皆應用桂枝之法以下皆不應用桂枝之法

④

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常須識此勿令誤也

按此條乃著明太陽中風病用桂枝湯解肌二字之義令人於表病中分表裏而得一解一發之治也用桂枝者以陽助陽解其在衛分之風邪淺而逐之也用麻黃者以陽入陰發其在營分之寒邪深而奪之也判然兩途毫釐千里故風傷衛如賊入其軀順而逐之可耳寒傷榮如賊近於郊必須強而奪之乃反在疆外把持則賊無路可出惟有攻城掠郭而已此喻最明仲師所以示人從浮緊之脈汗不出之證認明寒邪之傷榮與太陽中風同在一經而兩分不侔非

常識之未有不慎歟。路矣。可不慎歟。

二

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

暖

此條乃申解太陽中風病應用桂枝湯而桂枝又有

必禁之故示人知所禁而用法愈明矣程註謂以寒

傷榮而誤用桂枝所以邪無出路蒸爲上焦之鬱熱

而爲吐膿血之證方喻二註謂濕熱家不宜用桂枝

病情之多何所不有三家兩說固皆是矣但濕熱家

若風傷於衛桂枝既不可用將坐以誤之乎且必待

其吐而復知禁用則又何以救其後之必吐膿血此

處俱無一語救正不幾令至治者茫然耶愚謂濕熱

家中風當早於脈於證求之不應吐後方卜其後吐

膿血以神不幸而中之言也濕熱家或中風脈濡

必兼濡瀼而帶數於脈可以知其熱也雖項強痛

必兼身重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雖

汗出必兼短氣雖惡風必兼小便不利於此證可以

知其濕也辨之既明何至必於吐後始知其誤服桂

枝而又靜聽其後吐膿血哉則濕熱家之中風於用桂枝之內必佐以五苓之治法矣或易桂枝爲葛根卽葛根連苓湯之義也是在臨時斟酌爲施治所謂桂枝湯主之者原貴變通神而明之豈異人任哉至程註謂傷寒而用桂枝湯則悞治之害將其變未必吐膿血一證可盡是在隨其逆而救之亦如仲師言治壞病之說也學者識之

(七)

若酒客病不可與桂枝湯得湯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

按此條乃申明太陽中風病桂枝湯有用之不效則未嘗細察其人平日畜有濕熱之故也酒家麴蘖之毒積爲淫濕自壅盛于內辛甘兩有不宜病雖中風應與桂枝其如濕熱先拒而不受於胸膈之間矣仲景發明酒客不喜甘之理正所以善桂枝湯之用也喻說若遇是證易辛甘爲辛涼辛苦則子前說桂枝湯

加連芩葛根之類是也。雖程說謂酒客脈浮汗自出似風傷衛實非風傷衛然酒客汗自出脈數而大則有之未必浮也。浮則爲風傷衛矣。况酒客焉有惡風之一證。是雖發熱汗出酒客之常並無惡風必傷風而後惡風自以酒客傷風爲正義也。所以用桂枝湯必應斟酌於其間方可奏效也。

③

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發

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以陽數七陰數六故

也。

④

此條乃申明太陽病風傷衛寒傷榮愈期之理。以見愈期有定日也。則治法更可以推詳矣。是此條兼中篇而言叙於此者。原文不便割裂也。其云發熱惡寒者卽言發熱之快捷也。其言無熱惡寒者卽言或已發熱或未發熱也。要之風傷衛寒傷榮既皆在太陽則未有不發熱者。但遲速有間耳。至發於陽發於陰

之義不過就風陽衛亦陽寒陰榮亦陰而言殊未及於三陰也程說謂無熱惡寒謂三陰之病似屬牽混矣若此條義兼三陰而俱定愈期其間病入三陰傳變不測何能預料之哉至六日七日之說固陰陽進退之道也然方喻二家於此亦有擇焉不精語言不詳之弊閔氏芝慶傳經一論言之詳矣蓋六日七日之愈者或風傷衛或寒傷榮總在太陽未嘗傳變故行其太陽經盡不傳陽明而愈耳並非一日一經傳遍六經而預卜其愈期也主治者遇之苟病在本經或解肌或發汗之後雖未全愈但無他變唯有靜以爲侯而已慎不可喜事好功貽悞非小也若遵程說則陰陽之間大須調濟豈堪緩至六七日坐悞乎

⑤

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

再作經者鍼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

⑥

此條乃申解太陽病經盡得愈之故示人知所以立法也上條但言發熱遲早此又補出頭痛之證上條

分言六日七日得愈此又補出所以愈之理其言七日以上該六日在內矣其言頭痛太陽諸證在內矣所以愈者何因病氣行太陽經盡不再傳陽明而愈也若欲再傳經則必係陽明受之故鍼足陽明也方謂鍼以遏其邪驗謂鍼以竭其邪然言遏言竭不過言洩也凡鍼刺者皆洩其盛氣也故前言刺風池風府亦主洩其風邪暴甚因刺法乃治熱之善策不欲人妄施汗下溫也然則仲師申明愈期之意主治者應靜而不應動也確然無疑○言足陽明自是胃之經穴必有實欲再傳之勢方可刺謹識之

⑤太陽病欲解時從巳至未上。

⑥欲自解者必當先煩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脈浮故知汗出解也。

按此二條教人於愈期愈時之際當明辨其是傳經盡不復再傳者也此條不惟言其日而且言其時言其

日者就本經之陰陽合於日之數也言其時者就本經之氣合於時之王也無非欲人靜以候之而已於何辨其傳不傳解則不傳於何辨其解不解汗則解於何辨其汗不汗先煩則汗於何辨其欲汗之先煩非入裡之躁煩脈浮則先煩為欲汗之煩而非入裡之煩此仲師最詳明之訓也不然傷寒原無汗猶可以知其汗而解傷風原有汗何以知其汗為必解之汗乎故常於脈浮二字求之入裡之脈必不浮而忽浮之脈必非入裡傷風原脈浮有汗之證忽添一煩又不得入裡之脈則為欲解而不可悞施其治也明矣然則入裡之脈為何即別條所謂脈數急是也此煩必與前躁煩之煩不同亦全在脈數急三字上看別條明言脈靜者為不傳也脈數急者為傳也今言脈浮乃自靜而忽浮必非自靜而忽數急也於此求詳經文教人辨傳不傳之法盡矣粗工一味鹵莽人乎何尤

⑦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

此條乃申明太陽中風病愈後風邪留滯之證應聽其自愈而不必又動也言風家卽傷風之人也蓋中師申明明愈期之意總恐人喜事半功倍加施治耳何嘗遍言有風病者傷風各另有治法哉知此則蛇之無足明矣至所以不了了之故不外於風邪屬熱能偃人之神識如天風初息而塵埃未淨非能速得擴清之象推之人身何獨不然乎故不須妄治貽悞也十二日愈者六七日推之也七日愈者太陽中風也連病愈之日計之更得六日其實五日除此病愈之後陰氣復於六而神清氣爽矣

(六) 大下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

(七) 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

自愈

上三若字作或字看
下一若字作倘字看

按此二條乃申解太陽中風病病後善爲安全之計不必多事貽悞也仲師附於愈期之次正見悞治之後尚有靜候一法況未悞之前病無傳變寧可妄生事端乎方喻二說詳言津液之義更不必贅矣然方言復者反也愚謂復者非反也反者應汗而下應下而汗之謂也今謂復者正因應汗而下故下後猶復可汗耳下後復汗幸其人素稟優勝悞下而不至結胃復汗而不至陽微但少便不利並無他證則惟有靜俟其津液內生病邪漸愈而已勿治之者固是勿治其小便然於此遽用甘溫恐汗後表邪未盡遽用寒涼恐下後裡寒猶存一悞不堪再悞故以得且住爲佳至程說云雖具五苓散證亦勿以五苓散治之此言亦未明蓋用五苓有二義一因日久不解肌致熱鬱而水逆故用五苓利水以滌熱使邪不自表出而自小便中出也今此條旣於下後復汗則邪熱無容蘊蓄於中豈復有不解而煩兼表裡之證哉再者脈浮小便不利又微熱消渴者與五苓散所重在微熱消渴四字今下後復汗胸不致結已幸矣焉有微熱

消渴之證則此證必與五苓證無可以相惑明矣程
說意在旁通每每牽扯反有害正義故謹詳之因
大下後復汗之亡津液遂推及於若發汗若吐若下
後之亡血亡津液獨因亡津液小便不利無他病者
宜勿治自愈更推及於凡病之陰陽不和無他病者
俱宜勿治自愈言愈又言自愈且言必者見總不得
妄生事端也程說充其津液求諸生成化育總是要
治非原文勿治之必自愈之義也

☯

太陽病先下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表裡俱虛其人
因致胃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裡
未和然後下之

按此條乃申解太陽中風病病經誤治當審愈不愈而
知表裡虛實之故仍須詳慎以用法也太陽中風病
在表不解肌而誤下不愈復誤發汗致變幸無大證
猶可俟其自愈無庸多事焉太陽中風原應解肌乃

先下之。自不能愈。然表在仍可治表。又因誤下而復汗。所以表裡未有不虛者。胃者陰虛於裡而不收陽。虛於表而不固也。浮而上升。頭目間昏蒙。如有物以覆之。故曰胃也。然胃者陽升也。陽升則表透也。表透邪脫。可自愈矣。何必復治之。以傷其正乎。故經文申言云。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言此證原屬表不和。表既和。雖從前誤治。而表裡虛亦聽其自復可矣。世人往往於應治表而先下者。何也。以其不識表裡之和。不和也。表未和。治表不必治裡。倘下之。悞矣。苟欲下而治裡也。則必實得知裡未和之故。而後下之可也。其故未得。何可以人之性命爲試乎。况裡未和之故多端。而下之亦不一法。如水逆。如消渴。如蓄血。如發黃。如結胸。如胃實。皆裡未和也。如五苓。如抵當。如陷胸。如調胃等承氣。皆所以裡未和也。頭容槩論。混言乎。必實實得之。而後可言下之也。仲師不出方。其示人下之應慎也切矣。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裡證。渴欲飲水。水入

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五苓散

猪苓

十八銖
去皮

茯苓

十八銖

澤瀉

一兩
六銖

白朮

十八銖

桂

半兩

右五味為散以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多服煖水汗出愈

方澤瀉長於行水由其鹹寒能走腎也朮性最善勝濕

以其苦甘而益脾也二苓淡滲利水以滋乾桂性辛

甘祛風而和表故五苓散兩解表裡而得汗者裡屬

府府者陽也表本陽所以一舉而兩得汗出愈也

程太陽一經有標有本何謂標太陽是也何謂本膀胱

是也中風發熱標受邪也六七日不解而煩標邪轉

入膀胱矣是謂犯本

物此條乃申解太陽中風日久不解肌致有犯本變證

示人失治而當隨證以爲救法也。日久不解肌，則邪由太陽經之標傳入膀胱府之本矣。所以謂之犯本。蓋經者表也，府者裡也。此時府之邪雖已傳而經之邪尚未盡，故曰有表裡證。裡證何？即此條所謂煩渴飲水、水入即吐是也。表證何？即前條所謂頭項強痛而惡寒、發熱、汗出是也。若非表裡兼治，無良法矣。於是用桂枝以驅表邪，佐以苓澤瀉以固土逐水，加以多飲煖水，使汗出而表解，水既不逆，小便利而裡解，而病有不愈者乎？程說補出小便，必不利五字，猶見太陽犯本裡證之真，非小便不利何以水逆而上行，非水逆而上行，何以水入即格而吐耶？至於經文此方服藥之法之妙，三賢俱未發。夫五苓必爲散，以白飲調服，方能多服煖水而汗出始愈。設煎湯而服，則內外迎拒藥且不下，又何能多服煖水不吐乎？故必服藥如法，然後可效。豈止一桂枝湯而已。再者此條之由表入裡者，乃由太陽之表傳入本府膀胱之裡，又非由太陽之表傳入陽明之裡可比也。學者詳焉，必於前言太陽諸表證認表，必於前言太陽諸裡

證認裡斯不混入陽明、少陽之裡而誤治矣。

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

桃核承氣湯

桃仁

五十個
去皮尖

桂枝

二兩
去皮

大黃

四兩

芒硝

二兩

甘草

二兩
炙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沸下火先食溫服五合日三服當微利。

按此條亦申明太陽中風證日久不解肌致有犯本證復不用五苓散更致有蓄血證乃示人失治中又失

治之救法也。不解肌邪已移入膀胱府之裡。又日久不出。蘊蓄爲熱。結而不散。而小便必更不利。小腸與心相表裡。二火俱熾。其人遂如狂。正見太陽犯本之水不能利導。則向之煩渴必變爲如狂。心者神明之官。一爲邪熱所犯。卽神明失職。是卽犯本之邪。且上千君主。非有二邪也。方謂心火無制。侮所不勝。走下焦與血搏。支離之甚。火性炎上。豈能下走乎。喻謂水得熱邪。上侮心火。似近之矣。而亦不盡。至自下血得愈之故。則程說爲是。膀胱爲多血之經。下連血海。熱積旣久。前無出路。不得不連水和血。趨於後而自下。前如狂者。所謂可使在山也。今自下者。所謂川壅而潰也。均非水之性也。倘早爲利導。順水之性。何至泛溢若是哉。此俱小便不利之變證。程忽妄分小便利不利。何明昧倏忽若是。夫水亦血也。血亦水也。固分氣分血分。而熱邪鼓蕩於內。衝決而出。沙水俱潰。寧可細分也耶。如云小便利則無熱可蓄。有何血可下乎。迨至一洩而愈。而其人善後之計。亦如築堤葺潰。費力不計凡幾。焦頭爛額。可勝嘆乎。再者。或有血不

能自下而不愈也。或血已自下，尚未盡而仍不愈也。將何以救之？則表裡之間尤當加意矣。言先解外者，仍用桂枝也。言外解已，少腹急結者，血未盡也。桃核承氣中復兼桂枝，猶恐裡邪未全盡而表邪亦未全盡也。表邪既未全除，百轉千思，不出解肌二字之妙。蓋邪原自表入，雖日久壞散，仍須自表出。舍此將何從哉？太陽犯本一病，原因小便不利而有淤血，小便利則非太陽犯本矣。迨血已淤，而小便方復利，此間有先後次第，所以程作一時分言，非是。

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鞭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裡故也。抵當湯主之。

抵當湯

水蛭

三十箇熬

蟅蟲

三十箇熬去翅

大黃

三兩

桃仁

三十箇
去皮尖

右四味爲散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不下再服。

⑤抵至也水蛭蠱蟲攻堅而破瘀桃仁大黃潤滯而推熱四物者雖曰比上則爲較劇之重劑然亦至當不易之正治也

⑥蓄血而至於發狂則熱勢攻心桃仁承氣不足以動其血桂枝不足以散其邪非用單刀直入之將必不能斬關取勝故名其湯爲抵當者至也乃至當不易之良法也

按此條乃申解太陽中風病日久失治邪入本經愈深更爲詳明立法以示人也太陽經之邪傳入膀胱府裡又自膀胱府裡傳入下焦者請復明辨其證以救之邪在膀胱府有衣裡證可以兼治邪在下焦之裡即表證仍在亦重仕治裡而不必兼治其表矣故其

脈則微而沉也。微者已不可汗。沉者乃正可下也。故其證反不結胸而發狂。反不結胸者雖宜下不宜下。上焦也。發狂者如狂之變重。熱邪所入愈深。下宜愈速也。何以知隨經療熱在裡爲下焦哉。經文早已詳示之。曰熱在下焦。少腹當鞭滿也。於脈之沉於證之少腹鞭滿辨之。非下焦將焉求乎。然復言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何也。正與前條互相發明。前條言小便不利則熱無出路。必和血奔後。故云血自下。下者愈。此條言小便自利則熱邪雖留而氣已分洩。血必不能自下。故曰下血乃愈。與血自下。下者愈同一理耳。且前條之熱由經入府。此條之熱復由府入下焦。熱在府小便必不利。以其爲熱壅而耗之也。熱在下焦則已不在膀胱而散入如瀆之中。小便反得利。所謂以降爲壑也。直用抵當之猛劑不下再服。表證全不治。治其理且端治裡中之裡爲法亦神矣哉。所以不治表者何也。血下而濁氣下降。清氣必升上作微汗。裡治而表亦治。上條血自下。下者愈。亦未嘗言治表而表未嘗不愈。此處更不必贅言矣。

求○知○正○緣○溺○
滋○所○以○深○入○
耳○及○其○已○深○
入○而○小○便○反○
利○矣○

（西）

濁氣降則清氣必升上作微汗三賢亦未言及後學將昧不治表之意矣故著明之

此條當與陽明上篇陽明下血譌語者熱入血室也一條參看彼云隨其實而瀉之戰然汗出則愈可知

余非妄談清氣上升作汗表解矣

隨經二字亦未明晰隨經者隨太陽之經可以犯本府亦可以不犯本而入下焦血海病變不一如下之不結胸成痞而成他證不必定結胸成痞也然其源頭則皆隨太陽之經初受邪耳。程說猶以小便利不利自利為氣分蓋不知此證乃邪由府傳焦入而愈深膀胱不濡受邪故氣化得行下焦方濡受邪故少腹鞭滿二條所分小便利不利者在此不在氣分血分也學者識之

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鞭小便利者為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

喻

小便不利何以見其非血證耶蓋小便不利乃熱瘀
膀胱無形之氣病爲發黃之候也小便自利則膀胱
之氣化行然後少腹滿者允爲有形之蓄血矣庸工
不能辨一實於此等處未着眼耳

按

此條乃申辨太陽中風病邪傳入裡其證爲有血爲
無血而施治也諦卽審辨之意也邪傳入裏同而在

膀胱府在下焦不同於何諦之必先諦其身黃既有

身黃卽脈沉結少腹鞭而小便必不利矣於此知邪

在膀胱府中應於利水用五苓茵陳等劑矣抵當承

氣在所禁矣故曰無血無血者非亡血也明其無蓄

血不待下也須謹識之設脈亦沉結少腹亦鞭而小

便自利更加以其人如狂或發狂則知邪又由膀胱

府傳入下焦之裡矣前條抵當之設允合矣諦之既

真用之寧可緩乎然則有血無血之關全在小便利

不利喻說言有形者血無形者氣極得諦證之根源

較程說分氣分血分大勝矣所差似無多而是非自

逕庭學者於此處當細心體察不可全依口耳方能

深解蓋言有形無形則知膀胱與下焦所蓄之不同

若言氣分血分。則氣血豈能判離哉。惟明驗說而觀。予前條之端。言小便利不利。乃益知其非臆也。所以三焦無形。而所蓄則有形。膀胱有形。而所化本無形。學者識之。至於身黃之諦。非諦其脈。其證乃諦其色也。太陽主皮膚黃。乃濕熱之所化。太陽濕熱之邪。小便不洩。則溢於皮膚。而成黃色。故余言脈沉結。小腹鞭。二者為有血。無血所同。而身黃。小便不利。為無血家所獨也。驗說三者併言。非是。學者又須識之。氣分血分之說。亦是。但須知膀胱之熱不洩。久方移下焦。為蓄血。非一時之病。分投氣分血分也。

☰

太陽病未解。脈陰陽俱停。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陽脈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陰脈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主之。

☯ 先汗出。脈經作先汗之。但陽脈微。先汗出而解者。蓋經曰。陽虛陰盛。汗出而愈是也。但陰脈微。下之而解。

此盛非正氣
乃邪氣盛和

者難經曰陽盛陰虛下之而愈是也滑氏曰受病爲虛不受病爲盛唯其虛也是以邪乘之唯其盛也是以邪不入卽外臺所謂表病裡和裡病表和之謂學

者玩味而有得焉則於治也思過半矣

虛盛就陰陽之本氣言

按

此條乃申解太陽中風病其邪在表入裡之辨以爲審治者之權輿也病未解而脈之陰陽俱停言陰陽則左右各三部可知言停則六部和勻可知勿藥斯有喜矣程言停者止也停固可以止言而非止而不見之謂停者陰陽之氣無所進退干凌各安其分極其勻停卽調脈之別名耳然陰陽俱停猶必振慄汗出方愈者太陽在表之邪病由表入者愈必由表出故未愈而先汗出未汗出而先溱理開張及其溱理開張未有不畏風寒而振慄者迨至汗旋出而溱理旋合振慄旋止而表邪已旋脫體矣方喻俱云振慄者虛也余謂虛故應然然此將解之病狀不可作未解之病證觀也至於陰陽二脈有不能停則何以處

氣盛正氣非微而何

如此釋陰陽微者方於汗之而微然

天

之不能停則非陽微而在表則必陰微而在裡陰陽之氣本微者陰陽脈雖不微亦微而已故在表必汗之而解在裡必下之而解方註脈經云汗出為汗之甚明汗之而不處方者風傷衛用桂枝寒傷榮用麻黃風寒兩感用大小青龍隨時斟酌難於預定也

此條表裡汗下必兼中篇下篇

證言非謂風傷衛也議之

在裡者必下之而解下之必用調胃承氣主之者太陽之邪且有傳陽明之勢不必猛烈之劑即可奏功矣所謂為王者之師有伐無馘是也倘於此由表入裡之間詳求其辨何致汗下悞施危人性命乎願學者於此謹慎始之心焉至於陽微陰微之意希病家之元氣言方說引滑氏詳矣然經曰陽虛陰盛汗出而愈陽非衛外之真氣陰非風寒外感之陰邪乎經曰陰虛陽盛下之而愈陰其胃中之真氣陽非風寒內傳之真氣乎此則汗之下之不容紊也雖然

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燥不得眠欲得飲水

太陽中風無
論不解肌而
發汗爲悞汗
即用桂枝湯
出汗不如法
而過多亦有
此證此不
可不知

水逆消渴以
溫熱多少分
論其未發

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與五苓散主之。

按此條乃申明太陽中風病不解肌而發汗既悞治而設法以救之也。發汗後大汗出。所謂如水瀉瀉也。於是胃中津液受傷而乾。因乾而燥。因燥而煩。因煩燥而不得眠。此一串而至者。惟恐人悞認爲傳裡之燥煩。而又悞下也。於是標出欲得飲水者一證。以見非傳裡之燥煩。乃亡津液之燥煩。但少少與水飲之。令其胃氣和。則可望愈。不必另生事致變矣。言少少與之。則水以漸入。胃以漸和。病以漸愈。燥煩不得眠者。亦必漸就安息。主治者於此。如法少少姑試以水。而其證必得明。其效可徐奏也。就其中又有少少飲水同。而竟非此證。此治者。則太陽犯本中之消渴也。太陽膀胱屬寒水。傳入外邪。則挾熱挾濕爲一病。熱多熱少。水入。卽拒。則爲水逆。熱多濕少。水入。卽消。則爲消渴。此與前言少少飲水者迥不同。豈容認此爲彼。

而誤多與水。以致水蓄爲害也。又豈容認彼爲此。而誤用五苓。重傷其津液也。故經文列爲一條。以明之。婆心切哉。學者於此。須明辨之。於小便不利。微熱之證。再辨之。單浮之脈。知脈浮而微熱者。邪尚在經。而小便不利者。邪已在府。此證全類犯本之水逆。但一吐一消不同耳。知其熱勝濕勝。本是一裡。同爲五苓之證。表裡兩解。亦無二法也。又何嘗有亡津液者。煩燥不得眠之證。可惑乎。認此爲彼。邪水難除。認彼爲此。真水立盡。可不慎哉。

太陽病。小便利者。以飲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裏急也。

暖此條乃申解太陽中風犯本之邪。濕勝熱勝不同。辨之於小便以定治也。同爲犯本之水邪矣。按濕多者。以蓄水多也。於是小便雖利而心下必仍悸。宜用五苓。以導濕也。按熱多者。以消水多也。於是小便不利。

五苓裡必急亦宜用五苓以清熱也。喻言五苓導濕滋
乾清熱有全功。蓋濕除熱清而乾自滋矣。濕在則正
氣不通熱在則正氣不長。於此可知滋乾即正氣通
長之義也。學者詳此五苓之能事盡矣。

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爲逆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

（天）

按

此條乃申明太陽中風病已由經傳府不用五苓兼

治表裡而誤發汗之變證故言之。以見不容再誤也。
太陽風在表宜桂枝湯寒在表宜麻黃湯至於已由
經入府之後則惟有用五苓一法兼治外經內府使
在表者汗出而解在裡者小便利而解此外無可下
手也。若不治則久而爲血自下下者愈一條又久而
爲下血乃愈一條其中有言先解外然後可攻者有
言下血竟愈者無非審酌乎表裡淺深之間以出治
而已。今此條與二條同失於先在經不解肌後在府
不利水也。而此條所言邪不下入下焦反上胸膈爲
嘔吐者則亦辛甘之品引之而上即水逆一條水入
口即吐之證而又誤治表所以水藥今且俱不得入

非此一問發
胃中津液
乾一條彼此
大起疑義

口其逆愈甚矣變至如此容不急求洩水之勢以捍
逆上之邪顧復治表發汗以動其胃中真氣使拂亂
而上溢下流喪厥生意耶或言發汗過多當津液內
亡何反吐逆且吐下不止水竟不竭何耶不知此水
逆之證小便必不利正余所謂濕勝於熱者惟但發
汗而不利水太陽寒水之邪俱挾辛甘之藥力上升
胸胃吐豈有止時乎及滿而下注大腸上吐下瀉小
便反無明矣此五苓導水清熱所以爲滋乾之義也
學者
詳焉

以上太陽犯本誤汗變證以下詳
列太陽在表誤汗誤下各變證

⑤

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熱熱汗出
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汗出
不惡寒者此表解裡未和也十棗湯主之

十棗湯

芫花

熬

甘遂

大戟

大棗

十枚

右上三味等分各別搗爲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棗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內藥末強人服一錢七羸人服半錢溫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錢得快下利後糜粥自養

〔方〕此蓋邪熱伏飲搏滿胸膈與結胸雖涉近似與胃實則大不相同故但散之以芫花達之以甘遂瀉雖宜苦用則大戟勝之必甘湯斯大棗是皆蠲飲逐水之物而用情自爾殊常羸瘦劣也糜粥取糜爛過熱易化而有能補之意

〔按〕此條乃申解太陽中風病邪雖入裡宜下應明其邪之所在而施治庶下之無悞也太陽之邪既入裡宜下矣又有不下胸膈不下腸胃而下心與脇下者較

之醫集本及
此

下結胸部位少卑較下胃實部位又少高此下中之
又一法也須認明法同爲下而證不同證旣不同法
自不同無用混施矣然其中亦必更有辨與太陽陽
明之交必辨表裡而施汗下無一理彼之在裡應下
爲邪熱挾食物爲實此之在裡應下爲邪熱挾水飲
爲虛此不同也彼之應下必表解此之應下亦必表
解此大同也故必先於熱熱汗出發作有時審明其
表中風者原有汗忽有時無汗則風邪已漸衰矣推
之中寒者原無汗忽有時有汗寒邪寧不漸息乎有
表無表已可見一斑猶恐水氣上衝之頭痛誤爲在
表之頭痛也又必於汗出不惡寒審之然後前之熱
熱汗出發作有時爲無表證至此大明矣再後之下
利嘔逆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乾嘔氣短諸裡證下
之斯無庸疑阻耳雖然何以知其與結胸胃實兩證
異耶於心下痞脇下痛知其非結胸也別條云若心
下滿而鞭痛者此爲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
不痛者此爲痞也柴胡湯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
今心下痞雖鞭滿非痛也痛又在脇下非心下也於

此知非陷胸柴胡二方證也。又於下利知其非胃也。下利則胃不實可知。非承氣諸方證也。則同一下法而十棗一方獨迥不同。有如此者。前之漿漿汗出猶有頭痛可混。今之汗出不惡寒而表解方大明。此汗出二字申明漿漿二字之義。非複文也。蓋此句應連上文。漿漿汗出作一句讀。言有時作汗有時無汗也。所以不同。風在表之常有汗。寒在表之常無汗也。正當辨此而知其將解也。

③

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

真武湯

茯苓

三兩

芍藥

三兩

生薑

三兩切

白朮

二兩

附子

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⑤發汗而病不解者其爲悞汗可知也仍發熱言汗雖出病依舊在也悸怔忡也眩昏暈也膈脈動也振振振作也擗拊心也言心怔而忡頭昏而暈肉脈而動手拊心而無可奈何厥逆筋惕肉瞤變文之互詞也夫太陽中風陽浮陰弱汗出惡風例雖名曰發汗義則實在解肌解肌者桂枝湯也法曰遍身漿漿微似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苟至流漓豈惟病不除多見亡陽而虛甚也微弱與浮弱大畧相彷彿亦互文也汗出惡風桂枝證也服大青龍勢必流漓可知仍發熱翁翁不除而變甚也厥逆而至於振振欲擗地膏膏漸漸變劇也病變劇矣亡陽虛甚矣大敵在前良將重選是故茯苓行水木性導濕濕導水行祖龍歸海也芍藥收陰附子回陽陽回陰收鐵甲當關也生薑以醒其昏爲救厥逆之劇蓋龍之爲龍方其旱也固奮然升天行雨以顯諸仁及其澇也則又幡然蹈海潛淵以藏諸用行雨者致水也潛淵者伏水也然則水也者龍之所以神其變化者也而真武者則又專位乎北而爲司水之神也龍既不

能外水以自神。水必由真武以神其至。夫哉青龍
吾知其不能不降於真武矣。道之所符。自然之驗。固
如是。夫是故誤服神湯而變劇者。必有神湯而後救
也。

喻

此本為誤服大青龍湯。因而致變者立法。然陽虛之
人。纔發其汗。便出不止。卽用麻黃火劫等法。多有見
此證者。所以仲景於桂枝湯中垂戒不可令如水流
漓。益見解肌中。且有逼汗亡陽之事矣。太陽下篇大
青龍證中垂戒云。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
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正與此證互發。振振欲擗地。五
字形容亡陽之狀。如繪。蓋擗者。闕也。逆也。汗出過多。
衛氣解散。其人似乎全無外廓。發振振然。四顧徬徨。
無可置身。思欲闕地而避。處其內也。陰證似陽者。欲
坐井中。避熱就冷也。汗多亡陽者。欲入土中。避虛就
實也。試觀嬰孩出汗過多。神虛畏怯。嘗合面偎入母
懷者。豈非振振欲擗地之一驗乎。從來皆以為驚風。
誤治實緣未透傷寒證中之大關耳。

辨地之理。驗說。
最精。宜從之。

按此條乃應解肌而發汗治悞汗之救法也。其義方論二說已精晰入微。但宜細玩。不必贅叙。至汗多陽亡之故。不必但言中風。凡病皆忌也。主治者慎之哉。

③

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支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

桂枝加附子湯方內加附子三枚。餘依桂枝湯法。

按此條乃申明太陽中風病應解肌而悞發汗。悞汗中之又一變證也。言漏不止。則衛外之陽大傷矣。於是惡風者在經之表氣虛也。小便難者在府之裡氣虛也。俱仍是太陽之證也。至四肢微急。難於屈伸。則因

表虛而風邪復乘之。故用桂枝以驅復乘之風。於陽子以回散去之。陽表裡兼治之法也。徐說爲風所襲入而增勁。最是前條表無風邪。而但內亡陽。故用真武。忌在用表藥。此條內亡陽。而又外感風邪。故加回陽之品。於表藥之內。無非表裡二字。諦視爲治也。學者詳焉。前條亡陽之甚。正因外無表証。而汗出不止。汗皆正氣。此條陽不甚外越。正因有表邪。而汗出非正氣外散。所以用固裡治表不同。四肢微急。難於屈伸。近於半身不遂。故治於驅風中固陽也。前條純是脫症。故必回陽固本焉。

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

按此條乃申解太陽病風寒尚在表。應解肌發汗。而誤下之變證也。此篇惟言中風而傷寒原亦附論於此。病發於陽有熱惡寒爲表感陽邪。陽邪必熱。不驅之於外而反納之於內。於是熱入矣。風邪之陽爲胸膈

氣分之陽相拒而成結胸矣。病發於陰，無熱惡寒，爲表感陰邪，陰邪無熱，不驅之於外，而反陷之於內，於是寒入矣。寒邪之陰爲心下血分之陰，相搏而成痞矣。結胸者，其邪尚在表分，或已傳裡而未盡去表，此時候下，寒藥與表外變熱之邪雜錯而結於胸，故曰結胸者，下之早也。痞者，其邪尚未變熱，較陽邪之變胃實尚欠一層，則無可下之理。愈明，故不言下之遲早。總見不可下矣。此條分發陽發陰受病於始復分結胸與痞，變證於終，井井不紊。主治者，顧可昧其治乎。經文於發於陽之下，言熱入於發於陰下之，不言熱入，亦不言寒入者，何也。蓋發陽言熱入，顯而易知，發陰言寒入，恐人將發陰傳裡之邪俱以寒論，則所失大矣。故言痞而寒入之文可省意微哉。至結胸言下早而痞更不言早者，亦因寒邪之鬱久，方變熱，無定時。原貴臨時諦觀，不可以遲早言也。非神明者孰足以知之。

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方用前法。若

不上衝者不可與之。

按此條乃申明太陽中風不解肌而誤下之又一變證也。病發於陽下之應成結胸。今不成結胸而氣上衝。若不治則將成結胸矣。蓋上衝者陽邪被苦寒之品引入胸膈。其人胸膈之陽素盛不受陷故上衝。方與陰寒之藥力相拒爭耳。設陽氣素微則不能爭而衝斯凝而結矣。經文言可與桂枝方。用前法。三賢皆謂前法爲合所下湯藥。此不知何所據也。以愚觀原文及諦審證理。乃桂枝之本方服如前法。非合前誤服之下藥甚明。蓋病在表而下之則陽已陷入。幸而不結胸而上衝則陽氣仍欲透表。故仍用本湯服依原法。使陽仍透表而出矣。考別條云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胸者此爲欲解也。方註謂陽邪上盛不結胸必待散而欲愈。驗註謂陽邪未陷可勃勃從表出。與此正是一義。特彼條脈促者陽邪盛見於脈此條上衝者陽邪盛見於證耳。盛見於脈者可聽其自愈。盛見於證者仍須治而愈。所以言與桂枝也。今不急驅

之於表。而乃謂表裡兼治。復雜以大黃之苦寒。失仲師之意遠矣。非引經文別條。及二賢之註。何以訂余說之非臆耶。然仲師又云。若不上衝者。不可與之。何也。此殆爲寒傷榮而誤下言之。寒傷榮。乃病發於陰。應發汗。而誤下。則陰邪陷入。豈能上衝。縱無他變。仍應治表。亦惟有麻黃湯可用而已。豈桂枝固肌閉邪之可與乎。所以言不可與。又與別條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常須識此。勿令悞也。恰是印證。尚何言混入下藥。杜撰貽悞乎。因令學者常須識此。勿令悞。故又申言不可與。見寒傷榮雖悞下後。應治表。亦不可與。何常不再三示禁哉。三賢一時悞解學者。慎勿貴耳而賤目。俾師心怡矣。別條言脈促。喻謂兼浮字言。浮而促。則陽將透表可知。故可以俟其自愈。今此證不見促脈。而但氣上衝。其脈旣爲太陽中風。則浮緩而非浮促。又可知。故仍用桂枝。而服藥必如前法。所以脈浮促不須治。而脈浮緩必治之也。愚再闡此條。乃得前條言成結胸爲下之太早之謂。其義在下字。尤在太字。成結

⑤

胸因太陽中風發熱易直。誤下者多見其壯熱。以爲內熱耳。太陽傷寒發熱稍遲。誤下亦在。發熱後若未發熱。人亦無認爲內熱而遽下之。之理。故病發於陽言熱入。言成結胸。由於下之太早。病發於陰。不言寒入。而該於熱入之內。以其人誤下。時必已變熱矣。結胸言下太早。成痞之誤下。雖未必太早。因寒邪變熱已須時日也。然卽不太早。亦可以太早該之。此仲師本意。方注互推。雖未大明。亦覺未錯。

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鞭。表裡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

桂枝人參湯方

桂枝 四兩
去皮

甘草 四兩
炙

白朮 三兩

人參

三兩
乾薑 三兩

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煮四味。取五升。內桂。更煮取三升。

去滓溫服一升。日再服。夜一服。

㊟悞下則致裡虛。外熱乘裡虛而入裡。裡虛遂協同外熱。變而爲利。利卽俗謂泄瀉是也。不止。裡虛不守。痞鞭者。正虛邪實中成滯礙。否塞而不通也。以表未除也。故用桂枝以解之。以裡下虛也。故用理中以和之。乾薑兼能散痞鞭之功。甘草亦有和協熱之用。是故方從理中。加桂枝而易名。義則取表裡期兩解之。必効也。

㊟此條亦單指太陽中風病法。應解肌而下。凡數下之。又一變證也。風邪初感在表。不治鬱而爲熱。故傳經之熱爲熱邪。今云數下之。其日久可知。此應透表之風邪。變而爲陷入之熱邪。又屢爲苦寒之劑。所鎮墜於下。是病之熱邪下。於下焦。而藥之寒邪反留於心下。熱入下焦。斯爲協熱之利不止。寒留心下。斯爲協寒之痞鞭。非用理中。則協熱之陽不能升。協寒之陰不能散矣。故用理中者。理中氣以升陽降陰。所謂握樞而運也。然外證未除。又何以治。故加桂枝於理中之

中表裡成兼治之效。法亦至神矣乎。余詳此條。而言風傷衛。何也。以見風邪爲熱邪。與協熱之利恰合。故不可以病發於陰。寒傷榮之寒邪相混。程說未明乎此。妄以表熱不罷者爲協熱。則凡協熱利。俱用理中。悞人多矣。且此條表裡不解四字。以之正前條三賢之說。悞謂用桂枝於下藥內。其理愈明。下後治表裡應用桂枝於理中湯中者。救陽爲苦寒之陰藥所陷也。斯爲表裡兼治也。未聞人於陰藥中。令救被陷之陽也。學者須細觀之。余非敢屈人而伸己。理在則然。○寒傷榮之邪。亦鬱久而成熱。然必變熱始爲熱邪。其在表則終爲陰邪。故悞下多。但成痞而不作協熱之利。若復利。則必有厥逆之證。又與此條不同。證治矣。或疑若爲中風悞下。則成結胸。今何以心下痞鞭。惟其下利。所以不成結胸。惟其下利。不成結胸。故但成心下痞鞭。此其人濕邪素盛。心下原有水飲痰涎。故中風悞下。卽下利不止。而不成結胸。痰飲在脂膜。得苦寒藥性。而成痞鞭矣。程說以表熱不罷。以證協熱利。其義殊未通順。如瘧痢之表多熱。而痢之身熱。

猶多。皆以爲此條之協熱痢。可用理中乎。不明協字。正是指內熱。偕同寒性之藥下利耳。余注此條。以爲指中風誤下。因用桂枝於理中內耳。然傷寒誤下。何以知必無協熱利。前注亦尚未盡。蓋傷寒變熱之後。誤下。亦卽協熱利不止。所用之方。亦不外是。表證論陰陽風寒及變熱傳裡一熱而已。在胃實證。無論初感風寒。皆用承氣。在協熱誤下而成。故亦無論初感風寒。皆須升陽溫中也。其用桂枝。乃用以升陽透表。又不同解肌之義矣。此爲協熱痢。而心下痞澀者。言法。如不痞澀。下條另明。

(三)

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連黃芩湯主之。

葛根黃連黃芩湯方

葛根

半斤

黃連

三兩

黃芩

二兩

甘草

二兩炙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按此條卽前條太陽中風表證。誤下之。又一變證也。方云。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卽上條上節互相發明之詞。是也。然彼則心下痞硬者。以陰寒之藥味。留於心下也。此則脈促而喘汗出者。陰寒之藥味已隨下利而下。胸胃間。純是風邪之熱入。而作祟也。此人必胸胃夙有蓄熱。使陰不能留。而成痞鞭。却變而爲胸胃陽盛之證也。別條云。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胸者。爲欲解也。今乃言脈促者。表未解。何也。彼條脈促。必兼浮。惟無他證。故陽漸平。此爲欲解也。此條脈促。亦必兼浮。乃加以喘汗出。則陽太盛。而心脈受傷。反不得解矣。故必有以救之。救之者。去其太盛之陽。邪也。加以葛根。似非太陽病所宜。然此時之表病。雖太陽而裡病已入胸胃。用葛根者。避桂枝之辛甘。治

同酒客其人胸胃素有濕熱桂枝宜忌別條云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與此正是一義彼處不出方而於此表著之學者可以類推矣余註前條不敢輕言葛根觀此則可壯其胆識而用葛根亦正治也方除並謂病入胃府陽明宜用葛根固是然亦非耑陽明之謂也

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若微惡寒者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主之

桂枝去芍藥湯方於桂枝湯方內去芍藥一味餘依桂枝湯法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方於桂枝湯方內去芍藥加附子一枚

喻

誤下脈促與上條同以無下利不止汗出等證但見
胸滿則陽邪仍盛於陽位幾與結胸同變然滿而不
痛且諸證未具胸未結也故取用桂枝之芳甘以正
散太陽之邪其去芍藥之意酸收二字不足盡之以
誤下故不敢用恐其復領陽邪下入腹中也設微見
惡寒則陽虛已著而非陽邪上盛之比去芍藥方中
卽當加附子以回其陽是雖不言汗出然緣此條之
微惡寒合上條觀之則脈促胸滿喘而汗出之內原
伏有虛陽欲脫之機故仲師於此條特以微惡寒三
字發其義可見陽虛則惡寒矣又可見汗不出之惡
寒卽非陽虛矣傷寒證中多有下後魄汗不止而釀
亡陽之變者必於此等處參合以求神髓庶幾可進
於道耳

若是陽邪則結胸矣不然則喘而汗出矣今滿者
卽虛痞也非陽邪也故不用芍藥而單用桂枝若
陽邪則桂且如上條忌用矣豈可單用乎

按此條亦太陽中風表證誤下之又一變證也前二條
下利不止同而心下痞鞭變爲脈促喘而汗出者變

陰證爲陽證也。法用陰以救陽。今條脈促同。無下利。喘汗。但爲胸滿者。變陽證爲陰證也。蓋鞭滿者。屬陰。結不喘汗者。無陽氣也。故不但連芤不可用。卽芍藥之酸收微寒。且不可用。而求桂枝辛甘以散胸中陰邪。不言透表而表自透矣。至於脈促一診。程注甚爲精細。脈促而兼浮喘汗出。陽盛於上。焦實熱之證。如是。陽衰於下。焦虛熱之證。亦類是。此乃毫釐千里。生死之關。可不慎歟。故經文比屬而言之。以見層層病機變動不測。非可執固以貽誤而歸罪古人也。於是於微惡寒三字。示其端倪。今人纔見惡寒二字。貴於精嚴。虛實而察之。之道。要非止於微惡寒二字。貴於精嚴。而詳盡也。審矣。其脈之浮取爲促。沉取又何如。證之微惡寒。汗出不出。又何如。滿而不喘。而與唇赤白。又何如。四肢令煖。又何如。真渴假渴。竟不渴。又何如。皆常一一諦視。以定寒熱虛實。附子之加溫經散寒。表裏純陽以救陰證。與前條同一太陽中風誤下之證。治法迥不同矣。粗工安能測識哉。喻注申明陽微之義。扶陽有功。爲有得於君子道也。

⑤

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主之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子佳

桂一作仁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方於桂枝湯方內加厚朴二兩杏仁五十箇餘依桂枝湯法

⑤此證不云下利但云微喘表未解則是表邪因誤下上逆與虛證不同故仍用桂枝以解表加厚朴杏仁以利下其氣亦微裏之意也此訣風邪誤下作喘治法之大要其寒邪誤下作喘當用麻黃石膏卽此可推故中篇不復贅也

⑤此條亦太陽中風不解表而誤下之又一變證也此證無挾熱之利不止又無邪熱上壅之大喘則病不在裡而仍在表表閉而氣不快故微喘耳縱有汗出必不如前條汗出之甚仲師言其表未解故也惟應仍從表治而已桂枝一湯仍必用矣然何以定其喘

天

按此條乃兼言太陽中風中寒邪仍在表俱不可下下之變證不一端有歷上可指也脈促而不結胸雖悞

下而其人胸中陽氣充周流動不能爲陰藥所結旋欲透表而愈所以脈見乎促爲欲解猶別條云脈陰陽俱停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也但彼則未經下故脈陰陽俱停此則誤下故見促耳而汗出陽透得解其理一也此下之無悞於事者幸也外此則脈浮病雖在表而風邪已爲陰藥引之入胸與陽相結故成結胸也若脈雖浮而不緩乃緊此寒傷榮而悞下也故寒邪入胸與肝熱相激而咽痛結胸者不咽痛陷胸之證也咽痛者不結胸非少陰甘草桔梗湯之證仍太陽麻杏甘石湯之證也此猶下後之易審治者也至脈弦者陰藥引寒邪入脇爲拘急全似少陽矣然非少陽柴胡湯之證仍太陽之證而施治者惟宜於太陽脇下滿痛諸條內比類而求治法不應混入少陽以悞治也脈細數者全似少陰矣然而證頭痛不止頭痛證仍太陽雖見少陰細數脈乃下後之陽伏鬱而爲細數仍應於太陽誤下諸條內求表裡兼治之法也然此數者其脈爲緊爲弦爲細數俱仍帶浮也猶易認也更有脈沉緊全非太陽矣然悞下後之沉

緊陽爲陰鬱逆而上衝作嘔。則仍應從太陽諸條內求表裡兼治之法也。更有脈沉滑亦全非太陽矣。然誤下而爲挾熱利。應於太陽下利諸條求治法也。此二者不可因脈沉而不浮遽謂非太陽也。至於脈或有浮滑爲表爲裡之間者。又似難認矣。然於必下血知其爲太陽犯本。惟應於太陽犯本下血諸條求治法。不當另尋道路也。總見太陽或傷風或傷寒應治表而誤下變證多端。要人細爲審諦。總不容舍太陽別求。一誤再誤。促人命。期而已。其間或以太陽爲別經。或以別經爲太陽。經文豈能盡言乎。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矣。然當日於此一條已縷陳備細如此。人能於太陽三篇一百三十五條反覆詳求。又焉患認太陽之誤爲別經乎。粗工心粗眼暗。目迷五色。烏足與言仲師哉。首標太陽病三字。任其變遷。若未傳經。則太陽之病自有存者。但脈證之開參雜而見別經。恐人誤爲傳經。故詳細言之。令人不離太陽求治而巳。

○

太陽病外證未解者不可下也下之爲逆欲解外者宜

桂枝湯主之

按此條總言太陽風傷衛病無論未下已下但表證不解除桂枝更無治法也初則失於解肌屢有變證矣繼則誤發汗誤下誤吐誤針灸大薰種種爲變不一然仍應審諦其太陽中風之本證自外而爲證者仍治外以爲救故再申明桂枝一方以見千頭萬緒本源自在向來踏破鐵鞋徒爲勞苦耳然此爲風傷衛而言推之至於寒傷營外證未解麻黃湯亦無容更易其法矣學者識之

太陽病脈浮而動數浮則爲風數則爲熱動則爲痛數則爲虛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醫反下之動數變遲膈內拒痛胃中空虛客氣動膈短氣

躁煩心中懊憹陽氣內陷心下因鞭則爲結胸大陷胸湯主之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身必發黃也。

大陷胸湯方

大黃

六兩 去皮

芒硝

一升

甘遂

一錢 另末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大黃取二升去滓內芒硝煮一

兩沸內甘遂末溫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

①大陷胸湯芒硝之鹹取其堅鞭也甘遂之甘達之飲

所也然不有勇敢之才定亂之武不能成二物之功

用故以大黃之將軍爲建此太平之主將

按此條乃正言太陽中風病不解肌下之早成結胸之

證而出治以救之也前條言誤下之變證多矣此則

單言結胸之證敘其由給其狀而明其治也太陽中

風脈本浮。合言動數則日久不解。凱陽邪鬱而成內熱也。故仲師言風爲浮。初病也。蛟爲熱。續病也。動則陽鬱而不舒。必痛。數則陰擾而不寧。必虛。故痛必獨見於頭。頭爲陽之首也。虛必分見於發熱汗出。汗屬陰榮。而熱從陰候也。發熱汗出。未有不衛氣受傷而畏惡風寒者。全具太陽初證。雖日久猶當如前條用桂枝也。乃反下之。結胸之所以成矣。下之而苦寒之劑抑墜其陽。動數變爲遲下之誤。見其脈矣。陽爲陰抑。陷入胸膈。頭痛變爲膈內拒痛。下之誤。見於證矣。既下而胃必空虛。正氣衰也。既下而陽邪陷入。客氣盛也。於是向之擾陰於外之陽邪。入而擾陰於胸膈。逼近上焦之心肺。先受病矣。爲傷氣肺病也。爲躁煩心中懊惱。心病也。於是病邪之陽鬱於膈上。而藥邪之陰留於心下。心下鞭而膈上結。此結胸當然。而卽結胸之所以然也。非大陷胸湯之開凝破聚。俾團結之邪何由下達。胃腸而使上焦收擴清之功乎。向者邪在表。不於表驅之。乃引邪入胸。不得不變計。從裡而驅之。驅邪之路不同。而驅邪一也。方証前條所謂

卽其病之所在而療之之謂也。然病家之氣稟不齊，如其人平素上焦陽氣流動充滿，則誤下之陰不能結其膈上之陽，遂使太陽在經之邪陷入太陽在裡之府，邪入而熱，熱瘀而小便不利，身必發黃。前條歷歷言之詳矣。導水清熱滋乾，無可疑矣。然此條獨言但頭汗出，餘無汗，劑頭而還何也？卽別條云：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頭而還，小便不利，渴飲水漿者，此爲瘀熱在裡，身必發黃是也。言其邪熱不結於胸而瘀於裡也。然裏又不同，彼條言裏乃中下二焦，此條言裏則下焦及膀胱本府耳。故彼條言渴飲水漿，而此不言。蓋下後小便不利，犯本之熱有熱勝濕二義。不定其渴不渴也。學者正當於此辨其渴不渴而或爲導濕或爲清熱之分。治如前條水逆消渴分理也。故仲師於此更不出方也。

（聖）

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痙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胸丸。

大陷胸丸方

大黃

半斤
去皮

葶藶

半升
熬

芒硝

半斤

杏仁

半升去皮

大熬黑

右四味搗篩二味。內杏仁芒硝合研如脂。和散取如彈

丸一枚。別搗甘遂末一錢七。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

升溫項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為効。禁如藥

法。

喻

結胸而至頸項亦強。證愈篤矣。蓋胸間邪結緊實。項

勢嘗昂。有似柔痙之狀。然痙病身手俱張。此但項強

原非痙也。借此以驗胸邪十分緊逼耳。胸邪緊逼以

大鳴胸湯下之。恐過而不留。即以大陷胸丸下之。又

恐滯而不行。故煮而連滓服之。然後與邪相當而可

施戰勝攻取之略。觀方中用大黃芒硝甘遂。可謂峻

矣。乃更加葶藶杏仁。以射肺邪而上行其急。煮時又

倍加白蜜。以留戀而潤導之。而下行其緩。必識此意。

始得用法之妙。

物此條乃申明太陽中風誤下成陷胸之證。有上逆增盛者，故承上條而另出一治法，以示人也。言項亦強者，仍太陽中風之項強也。言如柔瘥狀，所謂上逆增盛如柔瘥實非柔瘥也，不必用柔瘥證之。驅風燥濕，惟用陷胸下之則和也。和字對強字言，而胸膈冲和在其中矣。然彼用湯而此用丸者，何也？喻註詳矣。

結胸證其脈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

腹

此條又申明太陽中風誤下成結胸證中不可下之證。示禁忌以爲治也。結胸必應下矣。程注所謂勢連甚於下者，大陷胸湯勢連甚於上者，大陷胸丸亦方註卽其病之所在，而瘥之之意又加以順其勢而奪之之意也。得病之所在，病無所通，識病之爲勢治無所拂。此皆醫家必應知之道也。今此條申言結胸證脈浮大不可下，又示之以下之則死，順其病勢治無所拂，其理更著明矣。何也？結胸之成，因在表陽邪不從表驅而誤下也。今陽邪因陷而結胸，然脈則不止。

聖

結胸證悉具煩燥者亦死。

於寸上浮也。關上又不見沉也。兼見浮而大。則邪陽上盛而仍欲透表。可知也。雖在結胸證中。仍當求治表之道也。不可下也。不然則兼見浮而大。必真陽下衰。而思欲飛越。可知也。雖在結胸證中。仍當求回陽之道也。亦不可下也。一者下之。上邪盛。則陷者愈陷。而不出。下真衰。則脫而不返。其死俱可必。主治者。容圖僥倖一試乎。不出方者。正見邪盛於上。正衰於下。主治不同耳。學者識之。浮大之中。要看看有力無力。沉取如何。方可定是邪盛是真衰。而以為治也。

此條申明太陽中風誤下成結胸證之變危可駭。以見庸醫誤治之促人命。期不可不慎之於早也。及天災人害。雜然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千古之有身有國者所同嘆也。結胸證備具。而煩燥獨甚。津液內枯。驛之使透表。汗即出而陽必盡。下之雖病去。陰隨脫而陽亦亡。故不下亦將死也。下則速其死。

而已。愚謂此條乃跟上條脈見浮大而言。必結胸證。其脈兼見浮大。而又煩燥。必不同胸初結之煩燥也。且合數者。方可卜其死。不然煩燥亦前條結胸諸證中之一也。何遽云死也。願質之海內高明者。其浮大之脈。必無根。方為死徵。若有根。仍宜從表治。即煩燥亦未必死。既云結胸證具。則其脈已變遲遲。則難言兼浮更難言兼大。忽而浮大非陽邪欲透表。則正陽上越耳。

（四）

太陽病。二三日。不能臥。但欲起。心下必結。脈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結胸。未止者。四日復下之。此作協熱利也。

（按）此條乃太陽中風邪在表。不治表而誤下。不成結胸。則成協熱利。故次第言二證。以出治也。太陽病言二三日。其邪未傳裡。仍在表也。明矣。不能臥。但欲起。似陽邪內陷。然非陽邪內陷也。經文於心下必結一語。

標出之。見此不能卧。但欲起者。爲心下結塞之所迫也。既心下結塞矣。非陽邪而何。經文於此。本有寒分一語。標出之。見此心下必結。非陽邪陷擾。乃本有寒痰寒飲。素蓄於心下也。猶恐人疑爲陽邪。故又標出於診法。脈微弱者。一語。見陽熱。皆內照。必合。此證惟宜急透其表。使陽不鬱於外。心下結可除矣。何也。以桂枝生薑之辛溫。原兼治寒分之結也。雖大寒甘草中滿忌用。芍藥酸寒。寒分忌用。然虛寒則不忌矣。又在臨時亦加斟酌。不出驅邪出表之義可耳。至苦寒之下劑。則必不可用也。反下之外之陽邪未散。內之陰邪更結。初服藥雖下利旋利止。而成結胸。此不治表之一誤也。乃有竟不結胸者。何也。利未止也。利不止。則胸不能結。可知。蓋因其人素有寒分之痰飲在內。陽不能與苦寒相拒。而痰飲滑利蕩滌。遂不能結於胸。利遂不止。逡巡至二三日已久矣。醫於此時。又不可仍從表治矣。何也。邪已下陷入下陰分也。邪在下則又宜下之。而利自止。四日後下之。協熱利可不作矣。經文又於此作協熱利一語。標出之。以見

此不治表之誤而從誤以救誤也。仍是在表之熱邪入胸不結者更下胃腸協本有之寒痰寒飲而下利不止也。故在表在裡原分寒熱誤下之後熱邪陷入而與寒濕不結於胸。斯協為利言結言協皆寒熱錯雜之謂。此理之最明者又何疑焉。此證可謂之曰痰飲家初感即應另為設法。然不出桂枝解肌之本意而忌用甘寒則臨時酌定與酒客等證同類不與常人一例也。協熱利本條治法原有葛根連芩湯亦下法耳。不必定大黃芒硝也。此為先有寒分後因陽邪入而成協熱痢立法。

望

太陽病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脈浮者不愈。浮為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脈浮故知在外。當須解外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按此條承上條言或誤汗或誤下表證不解表脈猶現者仍須治表此一定不易之法也。方註謂反復丁寧

（吳）

之意也。汗而病不解，太陽之證具在可知矣。下而脈仍浮，結胸下利諸變證未見，可知矣。則其人必素稟壯盛，故一誤下再誤下，而本病本脈無毫髮之變也。則惟有仍依前法，服桂枝湯以解肌透表而已。此外更可求乎。總見以太陽經表入者，未傳而入他經之裏，則仍治太陽之表也。已犯本則兼表裏治，亦治表也。陷胸未成，則亦治表，使之邪從表越也。已成陷胸，已入下焦，成蓄血證，已經傳入陽明，少陽已誤下，作協熱利等證，但表證、脈仍在者，亦未有不從表裏兼治者也。逐條註之甚明，學者慎勿粗求焉。

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上至小腹鞭滿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湯主之。

按此條乃申解太陽中風病結胸雖成而不終在胸，有漸入陽明之勢，故另出法以治之也。結胸將成，仍帶

表證者先治其表治表而胸自不結矣陽明將病已見結胸者先治其胸治胸而胃自不實矣仲師皆於結胸內比屬而言之甚悉也諸證如燥如渴如心上連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者悉是結胸惟日晡陽明時分小有潮熱一證獨爲陽明所以小有潮熱者正因將入陽明耳不治則大熱至矣且發熱二字卽爲在表爲結胸爲胃實之辨正不可不察初在表發熱者及成結胸則邪熱陷胸矣於是在表之熱必反減別條云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此必未成結胸而先治表之義也及已成結胸則經文諸條並不言及發熱二字知其太陽表邪已入陷胸膈不復發熱矣殆日晡小有微熱而太陽入陷胸膈之邪又將轉傳陽明於是不待其胃大實而大陷胸卽可用也蓋其人汗下之後胃家津液已傷如必待其實而耗之於病復下而耗之於藥也其存焉者寡矣不如先時爲治胸中之痰飲與陽邪相搏結者猶可轉借爲攻催之先行建瓴之勢既得胸中之痰飲盡而胃之正液不致耗邪液無可留陰邪已下陽氣自

上不惟胃不治而治即表亦不治而治也。仲師之意亦神矣乎。

○**太陽病當惡寒發熱。今自汗出不惡寒發熱。關上脈細數者。以醫吐之過也。一二日吐之者。腹中饑。口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以醫吐之所致。此爲小逆。**

○**按此條乃申明太陽中風病不解肌而誤吐之變證也。喻註言吐中亦有發散之義。最是此所以太陽病當惡寒發熱。而今自汗出不惡寒發熱也。然吐後雖表解而內傷矣。故診關上脈見細數。全不浮矣。以此知醫不解肌而吐之之過也。一二日者。言其在太陽也。此時全應解肌也。乃誤吐之。則胃原無病。故能饑而胸膈之氣上逆。故口不能食。雖表亦能解。終不如解肌之解。胸膈空快也。三四日病漸入陽明矣。此時胃**

必未大實必證仍帶太陽則仍應表裡兼治以解肌也。乃悞吐之。於是胃中將實之熱邪越入胸膈不喜糜粥入而助其熱壅之勢欲得冷食以快胸膈但胃陽已升胃中反冷朝食不化則必吐皆醫悞吐之過也。仲師再申言之復曰小逆見一二日病在表雖吐亦散法而實逆也。三四日吐亦類於散下二法而實亦逆也。故曰小逆也。言病雖可去而治法則小逆於理也。於此不出方者見口不能食治當在胸膈邪氣上逆欲食冷食朝食暮吐治當在溫理胃氣之虛證非一證法不一法何以主之乎。在學者審用而已矣。至一二日三四日言太陽陽明之病所屬也非可以日爲計筭而執固言之也。學者審諸。

關上脈細數方註爲細則爲虛數則爲熱此脈兼一二日三四日二段言下方分列其證而未出治法余謂治胸當小陷胸治胃則桂枝去桂如茯苓甘草湯證也。如胃果虛則人參乾姜皆可用矣。

太陽病吐之。但太陽病當惡寒今反不惡寒不欲近衣。

此爲吐之內煩也。

⑤不惡寒反惡熱以其熱入裏故於青龍白虎外專主調胃承氣然入裏之熱又有中上焦之分不可不辨如太陽病吐之以當惡寒之太陽而不惡寒或曰表已解也何至煩而不欲近衣是其人反惡熱矣不惡寒反惡熱與上條胃實證頗相似然而彼得之汗後中焦之津液亡熱在胃府也此則得之吐後上焦之津液傷煩在膈內白虎庶幾近之然而猶須相及津液調之復之調胃承氣益非所宜而大青龍益非所宜矣

⑥此條乃申明太陽中風病不解肌而悞吐之又一變證也太陽病爲醫悞吐之矣復言但太陽病當惡寒今反不惡寒則仍前條所言吐亦有解散發越之義也不惡寒者表解也然不欲近衣則表邪解而裡邪作矣其人必津液素虧一吐之後胸胃乾燥煩熱內生故熱從中發衣不可近正見粗工不加詳諦病家之津液虧足而悞趨捷經以悞人也上條言逆言小

此不言小者津液內亡非小逆矣程註復詳辨熱入於裡之主治不同亦大有功後學學者當細審之仲師不出方而方得矣

津液內枯作煩發熱不過虛熱二字熱勝於虛者乃炙甘草湯證也熱大盛以白虎佐之至於虛勝於熱則又建中湯茯苓甘草湯之證矣仲師何能預定乎

⑤

太陽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經不解必清血名爲火邪

⑥火邪入胃胃中水液多者必奔迫下利其漸解悉如上條矣若胃中津液素乏之人復受火邪則漫無可禦必加躁擾不寧緣是深入血室而圍血也蓋陽邪不從汗解得以襲入陰中動其陰血倘陽邪不盡其圍血必無止期故申之曰名爲火邪示人以治火邪而不治其血也

不治血而治
火邪則血證
自愈

(三)

按此條乃申明太陽中風病不解肌而誤用火熏之變證也。解肌之義以辛溫之味由內而驅表邪於外故得汗。今用火熏乃由外而逼熱入內也。汗安從出。汗不出而火邪反入矣。於是其人爲火邪所內迫變動其陰而燥煩不寧矣。然火邪入內必散到經絡之間爲害。經絡之間氣血所行爲火所健急而下奔。固血者非蓄血及血自下之病也。乃火邪迫之使然也。名之曰爲火邪。示禁也。明且深矣。故喻氏治火邪即治血之善方。洵爲有得也矣。

微數之脈。慎不可灸。因火爲邪。則爲煩逆。追虛逐實。血散脈中。火氣雖微。內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

程脈浮熱甚。不可灸者。以榮分受邪。束血爲實故也。若血少陰虛之人。脈見微數。尤不可灸。虛邪因火內入上攻。則爲煩爲逆。陰本虛也。而更加火。則爲追虛。熱本實也。而更加火。則爲逐實。夫行於脈中者營血也。

血少被追。脈中無復血氣矣。艾火雖微。孤行無禦。內攻有力矣。無血可逼。焦燎乃在筋骨。蓋氣主呵之。血主濡之。筋骨失其所濡。而火所到處。其骨必焦。其筋必損。蓋內傷真陰者。未有不流散於經脈者也。雖更滋榮養血。終難復舊。此則枯槁之形立見。縱善調一亦終身爲殘廢之人而已。可不慎歟。

程註甚明
宜細玩之

按

此條又申言不可熏灸之故。示變證以爲禁也。浮數之脈。不可熨熏矣。犯之則血分必受傷於火邪。而爲間血。微數之脈。更不可熏熨及艾灸。犯之則血分爲害。更不可救。所以然者。因火邪入內。煩逆必作。卽乘陰分之虛而追之。且並力於火邪之實而逐之。以致營血行於脈中者。爲火邪鼓蕩而不守。但解奔流。無能禦侮。火氣雖微。皆成勁卒。驅血既盡。焦骨傷筋。所謂屠其人民。而復夷其城郭者也。兵燹之餘。生聚維艱。求其復見太平之繁盛。何易得哉。總有招集。亦滿目荒涼。殘山剩水。全無舊觀矣。有身有國者。可不慎。

戰

聖

燒鍼令其汗。鍼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少腹上衝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更加桂枝。加桂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更加桂二兩。成五兩。餘依桂枝湯法。

喻奔豚者。腎邪也。腎邪一動。勢必自少腹上逆而衝心。狀若豚突。以北方亥位屬豬故也。北方腎邪。惟桂能伐。所以用桂三倍。加入桂枝湯中。外解風邪。內泄陰氣也。嘗卽此例推之。凡發表誤入寒藥。服後反加壯熱。肌膚起赤塊。畏寒腹痛。氣逆而喘者。或汗時蓋覆未週。披風寒。復使紅腫喘逆。其證同者。用此法良驗。一婦病外感。服表藥後。忽面若赭朱。散髮叫喘。雙手上揚。余知其腹作奔豚也。用此方頃之卽定。

此條乃申明太陽中風病不解肌而悞燒鍼取汗後之變證也。前條言用火熏灸取汗汗不出而火邪入矣。此條言亦有燒鍼令其汗外出者。其人陰必素虛則火邪易入。其人陽必素虛則汗易出。今令其汗汗出而陽愈虛矣。陽之所以虛者以其性浮而善升。汗出而陽升越於上者。陰必蠢動於下。於是乘針穴風寒一入。起核發赤而腎家陰邪從少腹上衝心。寒水之勢直犯天君。如豚之忽奔。不可拴收。豈非危道哉。故救法必灸其核。杜其續入之寒邪。桂枝加桂藥其上。凌之陰邪。加而復加。表裏兼治。而陰陽俱理矣。崇明何氏云。奔豚一證。乃寒邪自針孔入。風邪不能外出。直犯太陽本府。引動腎中素有陰寒。因發而上衝。亦似有理。

太陽病。中風。以火劫發汗。邪風被火熱。血氣流溢。失其常度。兩陽相熏灼。其身發黃。陽盛則欲衄。陰虛則小便

難陰陽俱虛竭。身體則枯燥。但頭汗出。劑頸而還。腹滿而喘。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譫語。甚者至噦。手足躁擾。捻衣摸牀。小便利者。其人可治。

此條亦申明太陽中風病不解。肌而候以火劫發汗。變證之危者也。云火劫則劫奪使汗一味。霸術傷其陽分必矣。邪風之熱。被以火劫之熱。兼熾於榮衛之間。而血氣之流溢。失其行經之常度。不待智者。陰傷亦可知矣。風邪陽也。火邪亦陽也。兩陽熏灼。不惟外傷其陽。且更內傷其陰。脾爲太陰。黃色爲黃散。見於周身者。太陰之真氣爲二陽所逼迫。而不能內守。故散見於皮膚之間也。陽盛則血迫而上。爲衄。陰虛則津短而下。爲小便難。陽盛則壯火食氣。陰虛則津液內亡。於是陰陽虛竭。而身體枯燥矣。陽盛之極。逼氣飛越。而汗見於頭。齊頸而還。陰虛之餘。被火煎熬。而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便亦乾硬。且因陽盛氣逆而喘。

也。又因陰虛小便難而腹滿也。且因陽盛陰虛而神明內亂。久則譫語也。胃氣將竭而噦也。真陰立盡而手足躁擾。捻衣摸床。無可柰何之狀。悉見於五官四體也。此至危之道也。可以言治乎。雖然。主治者之婆心。顧能忽然而已哉。是當驗其小便之利不利。小便便尚利。則化元猶存。真陰未盡。急救其未絕一綫之陰。以維其高亢。欲越之。陽此亦起死回生之力也。不解肌而悞火劫。其變至於如此之劇。可勝嘆哉。

○

太陽病二日。反躁。反尉其背。而大汗出。大熱入胃。胃中水竭。躁煩必發譫語。十餘日。振慄自下利者。此爲欲解也。故其汗從腰已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嘔。欲失溲。足下惡風。大便鞭。小便當數。而反不數。及多大便已。頭眩然。而痛其人足心必熱。穀氣下流故也。

按此條亦申解太陽中風病不解肌而反火熨劫汗之變證也。二日病在表，因躁知有欲傳裏之勢，此亦就病之機言之，不可以日計筭也。法仍宜治表，乃不解肌而火熨其背，火逼而大汗出，已失解肌之義矣。然汗既出，則在背之表邪雖因得解，而火邪之熱乘之入胃，胃中津液枯耗，躁煩譫語，表解而裏病在胃，猶如未解而已。及在胃久，至十餘日，又無救治之法，於是其火邪下走空竅，見振慄自下利之證矣。振慄者，火邪欲下而上身反寒戰也。自下利者，火邪下迫也。此時之證無在表之風邪，但有逼入之火邪，與上條所言兩陽相熏灼有間矣。故爲欲解之機也。前旣言大汗出而表解矣，至此又言爲欲解者，何也？不知前之大汗出而解，只熨背而得汗於腰以上耳。經文特申明之曰：故其汗從腰以下不得汗。此所以從腰半身以上之表邪雖解，從腰半身以下之表邪仍未解耳。半解半不解，故復口欲解。欲解者，欲身上身下皆全解也。當此半解半未解，欲解未全解之際，而諸證雜出，要不外下半身之風邪未解，陽鬱不伸而已。更

於此明失渡
爲無涉非

不外於胃中之火邪欲下陰擾不寧而已所以欲小便不得者火邪內熾寒水之化不行也反嘔者胃家火邪之本證也欲失渡者陽鬱裏急而實無溺之可渡也足下惡風正見下體之表邪仍存也大便秘者腸胃之陰津爲火邪所耗也大便秘者小便當數而反不數則火邪之傷陰分內津液二便俱見短澀之證也此下體之表邪亦未入內故較前條輕而易愈也當其十餘日間早應與以承氣矣乃任其煎熬自尋出路及忽而大便及忽而且多此火邪得從下洩也火邪下洩而陽氣不鬱斯上升矣致大便已而頭卓然而痛言卓然則痛在巔頂可知仍是胃家之陽火邪逼而下走者今火邪既洩斯得浮而上達耳方喻二家俱謂陰氣上升謬矣然胃陽雖升而下利之火邪仍必散走下體於其人足心熱知之蓋胃中之穀氣協火邪而下大便所洩之餘必流注於兩足之底陽氣既布於下體腰以下亦必得汗出而表解向之欲解者此時方可謂之全解也其人之陰陽並受火邪之傷已甚矣火劫之爲害類如此顧可忽諸

（聖）

既然。火邪從人便下。洩則亦無關於汗。汗不出而可解矣。卽抵當之下。血愈不治。表一理也。胃實下後亦不須更出汗。方愈。此因熨背已發汗。汗至腰下不得。故云汗下而解。非謂下與汗必兼治也。

太陽病。醫發汗。遂發熱惡寒。因復下之。心下痞。表裏俱虛。陰陽氣並竭。無陽則陰獨。復加燒鍼。因胸煩。面色青黃。膚潤者。難治。今色微黃。手足溫者。易愈。

（按）此條太陽中風不解肌而誤汗。誤下。誤加燒鍼。疊疊變而成此危證也。太陽中風應解肌。爲醫發汗。汗出仍發熱惡寒。正陽虛於表。而風邪仍在衛。故解肌之義。與汗出不出全無關於。病之去留也。既有發熱惡寒之證。仍應解肌矣。又爲醫因發汗不解。認爲宜下。遂復下之。而心下痞成矣。夫傷風誤下。則成結胸。傷寒誤下。則成痞。前已屢言之。今傷風誤下。何因成痞。則因誤汗在先。中陽已微。故陰藥下至心下。陰分

而成痞。此又病機之變而不可執者。設非先誤汗使陽微則縱誤下亦結胸而已。此理何人能識之。一汗而表虛再下而裏虛虛則竭矣。然陰陽之正氣雖俱竭而陰藥之性痞塞於心下之陰分者獨不散。故曰無陽則陰獨。此時乃附子半夏等瀉心之證也。醫又見汗下俱不效不得不試之以燒針以求一當矣。不意其又大誤也。火邪入胸因而煩作陰之痞在心下者而色見青火邪入胸而又作黃色火邪陽也陰痞陰也正氣之陰陽俱竭於前邪氣之陰陽交戰於中易所謂龍戰於野其血元黃於此證見色何相符若是耶。可見陰陽之理無微不著矣。再加以膚濇則陽之竭者將外亡而脫陰之竭者將內獨而滅陽有何治法可奏功乎。故曰難治也。難者從前之醫屢誤之也。然主治者之婆心終不恕然於是復視其色今但微黃而不青則仍陽虛之正色尚未至陰獨無陽而見青則陽仍可復也。再試之於手足四支溫者亦陽未外亡而陰中仍有陽以爲之主持於是明言其易愈雖表裏俱虛陰陽俱竭仍當主治於回陽急求

復其正也。陰之竭不治而亦治陽能生陰之義也。不出方者當於治痞諸方升陽散陰者明其法又何可一言以蔽之乎。膚爛者即振慄之義然振慄者陽盛有力之象而膚爛者陽微無力之象故不能振慄而但爛耳。盛則汗出而解微則陽亡而死矣。